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清稗類鈔 方外類

高宗不欲沙汰僧道 高宗御製詩云：「有以沙汰僧道為請者，朕謂沙汰何難，即盡去之，不過一紙之頒，天下有不奉行者乎？但今之僧道，實不比昔日之橫恣，有賴於儒氏辭而闕之。蓋彼教已式微，且藉以養民。分田授井之制，既不可行，將此數千百萬無衣無食、游手好閒之人，置之何處？故為詩以見意云。頽波日下豈能迴，二氏於今亦可哀，何必闢邪猶泥古，留資畫景與詩材。」

大冶為宗門獅象

虎邱禪師大冶，四川富順人。受法於墊江龍蟠寺敏樹，敏樹受法於破山。順治乙酉，大冶避亂至遵義，初住禹門側石頭山，旋受郡南西坪人所請。有丈雪者，與之書云：「石頭山中，柴水方便，而又折蘆他往，開門破戶，恐難安頓，是所慮耶？」然竟往西坪，一住□有四年，茅就壞，四眾不聽其去，乃開土創剎，即虎邱寺也。後終於寺。丈雪常稱大冶為宗門獅象，鐵脊道人謂其言如牆壁，默若雷霆，山立風飛，無禪和氣，無如來氣，無祖師氣，淵源自合，迥異學人。

雪嶠不蓄一弟子

青獅翁者，法名圓信，字雪庭，更字雪嶠。年二□九，棄家，縛茅雙髻峰。自參龍池傳和尚，得法，後遷徑山千指庵，出居廬山開先，又移禾之東墟，晚主越中雲門寺。於順治丁亥八月□九日染微疾，次日封鐘板，親書一紙示眾云：「小兒曹，生死路上須逍遙。皎月冰霜曉，喫杯茶，坐脫了。」二□六日酉時，果索茶飲，口唱「雪花飛」之句，奄然坐逝。

雪嶠造詣淵微，與天童悟禪師同為禹門法嗣。悟禪師以巾拂付弟子□二人，再傳登獅座者多至六百七□八人，而在家居士不與焉。雪嶠則不蓄一弟子。

尺木臨死留偈

尺木禪師，名性休，明宗室也。受戒於崆峒天鼓，得法於漢陽，居沁州永慶寺。順治癸巳正月二□三日，早齋罷，忽問院主曰：「□大殿前那塊地，是我底，捨底麼？」院主曰：「捨底。」遂跌坐而逝。夜半復醒，書偈云：「莫笑尺老，師風大行，不得回來轉金經，方入三摩地。」至二月二日出定，沐浴，削鬚髮，持杖，侍者扶至塔前，化老比丘相，說偈云：「思不來，想不來，自己打墓自己擡。也奇哉，也怪哉，臨濟兒孫善活埋。咄者是什麼所在？說死說活。」擲杖而化。又嘗題《漁父圖》云：「東西南北任遨遊，萬里長江一葉舟。夢裏不知身是客，醒來天水一般秋。」所著有《銅鞮語錄》。

本月蒙世祖賜聯

松江僧本月曾受知於世祖，特書「天上無雙月，人間祇一僧」□大字以賜之。

瓊水蒙世祖賜紫

瓊水，名超泉。主慈雲、廣濟，寂儀徵千佛寺。其遊京師時，世祖聞其名而召之，遂蒙顧問，賜紫衣。

木陳之機緣奏對

順治己亥九月□七日，世祖命備車馬，迎臨濟僧木陳字道忞者入京，即宏覺國師也。

二□二日，召見於萬善殿，免禮賜坐。慰勞畢，問以年臘得法元由，師詳敘始末。上曰：「最初開堂何處？」師曰：「繼席於浙江寧波之天童。」上曰：「得法弟子幾人？」師曰：「二□五人。」上曰：「得法隨侍幾人？」師曰：「六人。」上旋曰：「朕敦請老和尚遠來，本為宏揚佛法，況天氣嚴寒，且結冬制，俟春日還山何如？」師曰：「遵旨。」上即諭以萬善、愍忠、廣濟三處結冬，仍諭上堂日，諸禪者皆進萬善殿聽法。

二□三日辰時，世祖率當時之學士王文靖公熙、馮文毅公溥、曹本榮、狀元孫承恩、徐元文等至方丈，賜坐，命學士問：「老和尚來自天童，如何是天童得力句？」師曰：「奉皇上敕書，特特到此。」問：「如何是正法眼藏？」師豎拳曰：「突出難辨。」問：「如何是觀自在？」師鼓掌曰：「還聞麼？」問：「大學之道在明明德，朱子云：『明，明之也。』如何是明之底道理？」師曰：「問取朱文公去。」學士無語，上笑。上曰：「老和尚於何歲參見天童先和尚？」師曰：「三□一歲。」上曰：「初參何人？」師曰：「自初行腳，曾見黃檗，無念和尚。」上曰：「無念和尚，誰之法嗣？」師曰：「念師於七尖峰大休和尚言句下起疑得悟，實未見休也。」上曰：「是甚言句？」師曰：「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，休云黃瓜茄子。」上曰：「老和尚因甚機緣悟道？」師曰：「長疑難產因緣，後來有個會處。」學士曰：「大慧也從此打失布袋者公案，畢竟作麼生？」師曰：「明破即不堪。」又問女子出定公案，請老和尚下一轉語。師曰：「任從滄海變，終不為君通。」學士曰：「婆子請趙州轉藏經，只轉得半藏，那半藏作麼生轉？」師曰：「學士起身禮拜皇上。」又問：「發心參禪即是善，如何又說不思善，不思惡。既善惡都不思，當何處著力？」師曰：「善惡總從心生，心若不生，善惡何著？」師震威一喝，上曰：「纔涉思惟，總成意識邊事。」師曰：「大哉王言。」上問：「如何是悟後底事？」師曰：「待皇上悟後即知。」學士進云：「悟即不問。」師曰：「問即不悟。」上首肯。又問：「有禪師教人參念佛底，是誰作麼生參？」師曰：「畢竟念佛底是誰，但怎麼看。」上提起案頭數珠云：「和尚喚你個作甚麼？」師曰：「請陛下放下著。」上放下數珠，師曰：「是甚麼？」上問：「參禪悟後，人還有喜怒哀樂否？」師曰：「逆之則怒，順之則歡。」上欣然，復曰：「大都此事甚難。」師曰：「也不難。不見龐公云難難，千石油 樹上灘；龐婆云易易，百草頭上祖師意。靈照云：『也不難，也不易，饑來喫飯困來睡。』」上曰：「卻是靈照超過龐公。」師曰：「非父不生其子。」上問：「壽昌無明和尚、雲門湛然和尚曾參見何人？果是真實悟道，善知識麼？」師曰：「二老悟不由師，特印心於曹洞宗人，而真知行卓，無可遺議者。」即舉壽昌偈云：「冒雨衝風去，披星帶月歸。不知身是苦，惟慮行門虧。」上至若湛師，則雲流天空，事過即忘，尤稱無心道人。」上嘉羨不已，復諭學士不須更問公案，但請老和尚開示做工夫。學士問：「做工夫只是多間斷。」師曰：「間斷不間斷，總不要管。若是怕間斷，即加一番隔礙。但遇事來即應，事後即單提正念，如王臨宇秉靈鋒寶劍，凜凜神威，一切魔外誰敢近旁。做工夫須是怎麼始得。」學士問：「做工夫還是看甚麼話頭。」師曰：「話頭之說，無有定法，但是去不得處，便是話頭。古人於後學初機，無處著力，不得已，教他看一無意味話，如萬法歸一、一歸何處之類。著令較嚼不破，橫不得，豎不得，如一座鐵壁銀山，頓在面前，孜孜汲汲，廢寢忘餐。有朝一日，撞透銀山鐵壁，方是得力處。」學士曰：「如何得到廢寢忘餐田地？」師曰：「廢寢忘餐，非是勉強。如學士有一急切事在心，不知不覺廢寢忘餐，蓋欲罷自不能耳。」又問：「世情濃厚，如何得輕去？」師曰：「道念若重，則世念自輕。譬如秤物一般，頭重則尾輕，頭輕則尾重矣。」上笑曰：「朕向亦曾如此過來，用心真切，則世緣不覺自輕。」學士曰：「我輩措大家多學文字，未免涉理障，恐難悟入。」師曰：「文字亦須有個悟頭，方是超卓。如東坡是五祖戒後身，故下筆清空靈妙，但轉過頭來，卻於己事生疏，然亦暫時歧路。」因舉滄山與寒山、拾得相見機緣，拾云：「休，休，他三生曾做國王來，一總忘卻了也。」古人多有隔陰之迷，惟皇上果位中人，雖現身為生民主，而念念不忘此事，誠過古人遠矣。」上問：「有個雪嶠和尚，聞渠真率不事事，末後示寂，甚超脫，老和尚可知其人及曾親近否？」師曰：「先法叔住開先時，曾受西堂之職。及示寂雲門，遺命主其後事。」乃述雪嶠於丁亥年八月□九日示微疾，次日封鐘版，即親書一紙以示眾云：「小兒曹，生死路上須逍遙。皎月冰霜曉，喫杯茶，坐脫了。」至二□六日酉時，果索茶飲，口唱「雪華飛」之句，奄然坐逝。「然近代如林皋和尚之陸堂告眾，蒼菴和尚之預定逝期，其事詳載塔銘，皆忞所撰，則又不止一雪嶠和尚也。」上曰：「學道須是怎麼才好？」師曰：「此中亦有謬誤。如真點胸乃一代大知識，臨示寂，展轉痛苦。侍者云：『和尚終日訶佛罵祖，而今卻恁般漏逗。』真云：『你作者般見解。』遂起身跌坐而逝。古來尊信如此不一，儘有人不識修行，不聞佛法，也能預知時至，無疾而

終。所以此事貴在眼明，眼若不明，即坐脫立亡，未足多也。」上問：「先天童和尚示滅如何？」師曰：「示現微疾，臨期，按行工築，歸方丈，吉祥而逝。」問：「有個熊開元曾見老和尚否？」師曰：「曾見。」上曰：「渠出家參禪，有悟處麼？」師曰：「覺得胸次未能灑然，但人品極是高卓，數為靈岳分衛供眾。」上問：「靈岳何人？」師曰：「法姪宏儲，為漢月藏和尚之嗣。」是日，上自辰至午，坐談□餘刻，始回宮。

庚子三月□五日，上駕至方丈。上曰：「幾日在宮，多看語錄，見有上堂、晚參、小參、示眾之不同，何也？」師曰：「先德叢林，凡遇為國開堂及聖節、元旦，皆陞座拈香祝聖，其餘三八朔望垂示，俱名上堂。所謂晚參者，古來學者，朝參暮請，善知識亦為之，暮而陞堂，即上堂之異名也。小參者，所謂家教是也，與示眾均名，隨宜開導。雖立名不同，要皆時時刻刻以此事提撕學者耳。」上乃命王文靖問：「有句無句，如藤倚樹，意旨如何？」師曰：「有句無句且置，樹倒藤枯，畢竟句歸何處？」王曰：「求老和尚分明開導。」師曰：「事不如此，欲求老僧分明開導，即誤賺居士了也。」上問：「向上一路，千聖不傳，如何是不傳底事？」師良久問上曰：「陛下會麼？」上曰：「不會。」師曰：「只者不會底，是個甚麼？是何境界？作何體段？皇上但怎麼翻覆自看，看來看去，忽若桶子底脫，自然了辦。」上曰：「老和尚更下一語看。」師曰：「無毛鐵鷄過新羅。」上問：「如何做工夫，始與此事相應？」旁侍之茆溪云：「皇上當謝絕諸緣，閉門靜坐，饑來喫飯，困來打眠，如大死人相似始得。」師曰：「此話在我禪和家即得，皇上日應萬幾，若一日稍不勵精，則諸務叢勝矣。」上曰：「畢竟如何用心即得？」師曰：「先德有言，但能於心無事，於事無心，則虛而靈，寂而妙。皇上但遇大小事務，不妨隨時支應，事後返觀，向來酬應底，畢竟從甚麼處起，從甚麼處滅，刻刻提撕，念念不捨，自然打成一片，事事無礙。」上曰：「恐有間斷時如何？」師曰：「參禪無別訣，祇要生死切。皇上果生死切時，如孝子喪卻父母，即欲不哀痛，不可得也。」上曰：「生死心切，誠如老和尚所說。但見聞覺知，昔人所訶，今欲用心參禪，未免落他見聞覺知。」師曰：「譬如大火，聚觸之，即燎人，然道火何曾燒卻口。不見古人道，即此見聞非見聞，無餘聲色可呈君，個中若了全無事，體用何妨分不分。」上曰：「參禪悟道後，還入輪迴麼？」師曰：「惟悟明生死底人，正可入他輪迴。譬如皇上尊居黃閣，恣與群臣何由得望恩光？皇上惟屈尊就卑，故恣等乃得共天語，聞法要。所以八地菩薩當證真之後，如夢斯覺，上無佛道可成，下無眾生可度，即欲入般涅槃。□方諸佛同聲勸請，善男子，爾雖證此法門，然而眾生沒在諸苦，我諸佛等不以證此，便為究竟，不妨示如幻之法門，覺如夢之眾生。從此起大修行，較前所修，日劫相倍焉。」上曰：「老、莊悟處，與佛祖悟處，為同為別？」師曰：「此中大有諷諷。佛祖明心見性，老、莊所說，未免心外有法，所以古人判他為無因，濫同外道。」上曰：「孔、孟之學，又且如何？」師曰：「《中庸》說心性，而歸之天命，與老、莊所見大段皆同。然佛祖隨機示現，或為外道，或為天人。遠公有言，諸王君子，不知為誰。如陛下身為帝王，乾乾留心此道，即不可以帝王定陛下品位也。非但帝王，即如來示現成佛，亦是脫珍御服，著敝垢衣，佛亦不住佛位也。」上歡然首肯。師曰：「恣望七之年，耳目昏重，不便常侍天顏。兼之近有執事僧從天童來，言山中大眾望恣不回，俱有散去之意。恐叢林荒廢，乞皇上速賜還山。」上曰：「趨風日久，得承警欬，何忍遽令老和尚別去。」語畢潸然。師曰：「恣受天恩，兼之皇情眷注，亦何忍遠離。但前所奏請，皆萬不得已。」上曰：「老和尚到處利生，京師禪道佛法寂然無聞者，百有餘年，須得老和尚久久闡揚，始有向往之者。老和尚即不久留，亦須三年。」師曰：「恣道德涼儉，曷能副皇上之盛心？皇上以佛心天子，徵書四出，詔求四海知識，此風偏聞天下，億兆蒼生，莫不知有參禪學道之事。皇上已為他下了般若種子，即不能當下行持，譬如丈夫食少，金剛要尚穿皮而出，況般若正因乎？」上曰：「朕亦不敢強留，違老和尚意，畢竟寬住幾時，得以時時請益可也。」是日，上自午至酉，始回宮。

四月初一日巳時，上率兩學士至方丈，命王文靖問：「如何是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？」師曰：「一字兩頭垂。」上曰：「三教歸一，一歸何處？」師曰：「大家在者裏。」學士問：「善知識師是佛祖，兒孫因甚卻要殺佛殺祖？」師曰：「有了你，沒了我；有了我，沒了你。」上以手指點而曰：「《中庸》道天命之謂性，作麼生是性？」師曰：「不離皇上舉手處。」復問：「僧問雪峰古澗寒泉話，與趙州所答，為同為別？」師曰：「二俱作家，二俱瞎漢。恣時常出醜上前，今日拈則公案，亦請皇上下語。」乃舉婆子燒庵因緣畢，遂云：「設抱定皇上云，正恁麼時如何作麼生下一語，免得婆子趨出燒卻庵。」上曰：「朕從來不曾留心，焉敢在老和尚面前指東道西。」師曰：「乞皇上畢竟下一語。」上又推辭。師曰：「皇上既下不得，決須發起勇猛心，著實參究，究到無可究處，忽然因地一聲，自然守通八達，得大自在。」上極稱善。是日，及暮回宮。漏下三鼓，猶命內臣傳語抄錄婆子機緣入宮，詳加體究。

五月某日，上曰：「南泉斬貓，意旨如何？」師曰：「直逼生蛇立化龍。」上曰：「趙州當日頂草鞋出去，南泉許為救得貓兒，若問老和尚合作麼生下語？」師曰：「老凍膿為他閒事，長無明作麼？」又一日，上手書「大學之道在明明德」，拈以示師曰：「請老和尚下一轉語。」師曰：「日輪正卓午。」又一日，上曰：「梁武帝見達摩，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。摩云，廓然無聖。意旨如何？」師曰：「餘包特石。」上曰：「帝云，對朕者誰。摩云，不識。又作麼生？」師曰：「鐵裹泥團。」上曰：「如何是聖諦第一義？」師曰：「天無二日，民無二王。」上曰：「對朕者誰？」師曰：「即日恭惟皇上聖躬萬福。」又一日，世祖展眺雪嶠和尚之自贊，有云：「者漢奇怪。」隨曰：「請老和尚下轉語。」師曰：「賣弄不少。」又一日，上慨歎場屋中士子，多有學寡而成名，才高而淹抑者。如新狀元徐元文業師尤侗，極善作文字，僅以鄉貢選推官。在九王攝政時，復為按臣參黜，豈非時命大謬之故耶？師曰：「恣聞之，君相能造命，士之有才，患皇上不知耳。上既知矣，何不擢之高位？」上曰：「亦有此念。」因命侍臣取其文集來，內有「臨去秋波那一轉」時藪，上與師共讀之，至篇末云：「更請諸公下一轉語看。」上忽掩卷曰：「請老和尚下。」師曰：「不是山僧境界。」時昇首座在席，世祖曰：「天岸何如？」昇曰：「不風流處也風流。」上為之大笑。

世祖出亡為僧

玉琳禪師，與木陳上人齊名，皆順、康間具善知識者，二人均嘗承世祖召，談禪宮掖。順治庚子秋冬間，玉琳復奉詔入都，蓋世祖秋獵熱河，馬上忽若有悟，因遣人馳驛召玉琳。玉琳趨行在，世祖見之甚懼，參悟之際，機鋒契合。一日，世祖忽謂玉琳曰：「朕念釋迦、達摩皆以王子之尊出家求道，自時厥後，竟絕無繼。朕欲奮起，遠紹前徽，師以為何如？」玉琳惶恐對曰：「釋迦、達摩，不過遐邇小國王子，豈足比我國之大，萬乘之主！且陛下一念之堅，生生世世，為天下人主，護持佛法，其功德無量，尤不在成佛作祖下也。」世祖頷之。翌年，而有出走之事，蓋其機已早動矣。

或曰，峨嵋山高峰，明季有老僧，結茅庵居焉。終歲不下山，不食不飲，惟默坐蒲團，一小徒從之。徒日下山，買米作炊，如是者□餘年。一日，僧謂徒曰：「汝善居此，我明日行矣。」徒不忍師去，牽衣大哭。僧曰：「汝勿然。」袖中出畫一軸，僧像也，口鼻耳目悉具，惟無眉，曰：「我去後，越□二年，汝下山尋我，見人，輒出畫示之。有為汝畫眉者，我也。」遂去。既而張獻忠入川，殺戮殆盡，徒潛於山，得免。厥後世祖入關，徒乃下山，遍覓天下不得，展轉□餘年，乞食都中。會世祖出獵郊外，徒不知為帝，遽言所以。侍衛欲執送有司，世祖止之，命出畫觀，詫曰：「此人何無眉？」援筆添之。徒痛哭，伏地稱師，具道僧囑。世祖恍然悟，尋與徒遁之普陀深岩中云。

或曰，聖祖六巡江南，蓋探訪世祖蹤跡也。

或曰，世祖有妃，為冒辟疆之姬人董小宛。世祖悼妃之寡，厭棄人世，誓入山學佛，因出亡至京西五□里之天台寺為僧，以吳梅村有清涼山讚佛詩，隱用雙成故事為證，【詩云：「我本西方一衲子，黃袍換卻紫袈裟。」】且憤太后之下嫁攝政王也。今寺有蠟製僧裝之世祖像，戴寶冠，披黃龍袍，大如人體，其面目骨格與大內所藏世祖畫像略同。像左有碑，鐫「天地不朽」四字。聖祖屢幸天台寺，或錫扁額，或錫金帛，可知此寺實為世祖避跡之所也。

或曰，杭州西湖羅漢堂塑像中，有一黃蓋黃袍者，即世祖像，為聖祖南巡時所塑。且世祖出家，王大臣亦皆知之。當初出宮時，曾謂鼇拜曰：「他日新君踐祚，朕必歸而觀禮也。」

或曰，世祖出走之際，親書遺詔，以常御玉班指鎮於案。遺詔以□事自罪，謂不足以君臨天下也。

或曰，世祖以順治辛丑正月初一日出走，而忌辰遲至初七日者，以初一日出走後，仍密令四出尋覓，至初七，卒不可得，乃發喪。

或曰，某家藏有欽天監刊刻之順治二□五六年時憲書。殆以世祖出亡，頒布國中之時憲書雖用康熙年號，而宮中猶用順治年號者，示不忍改元之意也。

通琳心眼平等

釋通琳嘗云：「吾心眼頗平等，然因指見箕尾，甚喜；觀水中荇藻，亦喜；縱目空碧，亦喜；獨對清狂不慧人，刀刁魚魯，殊不耐。」

浮山一鉢蕭然

平湖雲林寺僧聖潛，字師林，號浮山，其母見紫衣僧入室而生。幼即茹素，年□八，脫白。旋受靈隱寺碩公戒，歸住鹿苑，竹溪聲光，頓出諸老上。歷游雲門、天童諸名刹，繼參碧露和尚於金粟。一夕如廁，有得，即呈一偈，碧露笑頷之。歸而一鉢蕭然，杜門養母。年七□餘，示寂於德藏寺之妙巖山房。

靜山宣經闡教

靜山，法名靜淵。脫白於嘉興之石佛寺，受息乾禪師付法，為石車老人孫。初為應付，撐持常住，得置飯僧田數□畝。繼主楞嚴寺講席，宣經闡教，名振祇林。又住金粟祖亭，與天岸和尚問答，頗警捷。投老於海鹽之隱庵，粥魚茶版之餘，惟日以吟詠為事。

顏和尚蹤跡詭異

顏和尚者，長安人，蹤跡詭異。蜀按察某迎之至成都，禮拜甚恭，然往往面斥之，無忌憚。嘗食犬肉，帽簷插花一枝，引群丐行於市。人昭覺寺，見丈雪禪師，詠嘲不已，禪師頗敬懼焉。一旦，騎馬出城數里，語廢吏曰：「吾歸矣。」徑舍騎徒步去。按察追躡之，不受。往來秦、蜀棧中，所至輒畫達摩像以施人。及歸長安，數日即坐化。

髡殘少時自剪其髮

髡殘，號石谿，又號白禿，亦自稱殘道者，武陵人。少時自剪其髮，投龍三三家庵。旋游諸名山參悟。後往金陵，受衣鉢於浪杖人。住牛首。

懸崖為牧雲和尚付法弟子

懸崖，法名行筏，嘉興人，俗姓陸，為牧雲和尚付法弟子。選地於古南西北百武，築精舍，三面臨流，最為幽勝，牧雲名之曰觀瀾。其後主古南院數年，退歸西溪之上，終焉。

羅漢僧雪中裸浴

王文簡嘗客海陵，曾見毘盧國僧羅漢，自言明英宗時土木之變始來華，能於風雪中裸體而浴。一日，會食，席上有胡桃，羅漢以齒碎之，凡數□枚。舊住通州之軍山，以遷濱海界，徙居海陵。高郵牧某之祖傳有小像一軸，有一老僧相向坐，自記此僧名羅漢，毘盧國人。一日，牧聞軍山有毘盧僧，心疑即其人，試往謁，乃與畫上之像了無差別，蓋已闕三世，百年矣。

法天與盤山終始五□年

法天師名雲恆，自號藏山，平谷人。九歲，薙髮於盤山萬松寺。年二□餘，修白業於西甘澗，遂不出山，與盤相終始者五□年，彼之徒以為固，不顧也。貌枯槁，訥語言，其在山，木彊而已。然而妙性內明，行之以真，天獨童師，而師乃童諸一切，無容心焉。性喜詩，無事即微吟，薰成輒毀之，世無得而傳者。蓄琴一，明處士李孔昭之遺也。不甚工，嘗撫之以寄意。與廣座中言笑無間，默則睡相對，無一奇，而去輒令人思，以故無忤於物，而古處者樂與之接。人或問之曰：「師何以益人？」曰：「損之乎，夫何益！吁，《易》所謂弗損益之之謂乎？」澗東有石屏，師愛之，為生藏其下。同好者襄厥事，而漢軍李鐵君處士錯為之銘曰：「無身無患，損盡身全。藏真茲塔，享彼大年。物無成毀，草木在山。安所樂終，乃完其天。天不鑿師，師完自然。維屏之陽，日月其便。」

紫石說偈辭眾

紫石，不知何許人。康熙甲辰至遵義，不挂錫，不投舍，晝夜響板鳴聲，不息口，僅稱念佛二字，隨意趺坐於街。人以其所持丐飯鉢若紫石然，因號之曰紫石。後入北門淨土庵。城市食齋者奇之，群議輪供食。近三載，忽告眾云：「明旦作別。」至次日，入一居士家，坐中堂，說偈辭眾。偈云：「三□六年作客，清風無枝無葉。了了分明歸去，一任東西南北。」遂逝。眾火葬之。後有人遇之於桐梓三坡，寄聲致謝諸姓焉。

遠峰走□日謁浮石

行藥，字法音，號遠峰。嘗聞天童，浮石兩老人為宗門領袖，時當大雪，走□日謁浮石。及歸，主建隆寺。所著有《續指月錄》。

半月為本色衲子

常涵，字半月，四川鄰水張氏子。居遵義禹門寺，為丈雪禪師法嗣。丈雪自順治庚子歸昭覺寺，棒喝寂然。康熙己酉，乃遣半月自昭覺來禹門，復整法幢，月浦汀聲，又振廣長矣。戎州宋肆禪序其語錄云：「半月主席時，惟作本色衲子，受用實地風光，一粒一粟，取之耕雲，行住坐臥，不染纖垢，則誠丈雪止禮三拜者也。」

退翁為浮屠中之逸民

南嶽和尚退翁者，名宏緒，字繼起，興化人，俗姓李氏。早歲出家，師事三峰，為其高弟。其後，□坐道場，而於蘇之靈岩最久。

其父嘉兆，志士也。明亡，寓書退翁曰：「吾始祖咎繇為理官，子孫固氏理。其後以音同，亦氏李。今先皇帝死社稷，而賊乃李氏，吾忍與賊同姓乎，吾子孫尚復姓理氏。」先是，中州李鬯和寒石恥與賊同姓，請改理氏，嘉兆未之知也，而適與之合，天下傳為二理。退翁雖出家，然感嘉兆之大節，時時思所以繼之。順治丙戌以後，東南之士，濡首沒項於焦原者，相尋無已，而吳中為最衝，退翁皆與相結納，從之者如市。

退翁才厚重不洩，其為人，排大難最多，世不盡知也。辛卯，竟被連染，諸義士爭救之。久而得脫，好事如故。或以前事戒之，則曰：「吾苟自返無愧，即有意外風波，久當自定。」又曰：「道人得力，正於不如意中求之。」又曰：「使憂患得其宜，湯火亦樂國矣。」吳中高士徐枋歎曰：「彼真以忠孝作佛事者也。」枋所居草堂，適當靈岩之麓，生平少所可，寧耐飢寒，不肯納人一絲一粟之饋，顧獨於退翁有深契，自稱白衣弟子。退翁時其急而周之，無不受，嘗曰：「退翁是竺國中所謂大人者也。」故儀部周之瓊，亦吳之良也，臨終脫然，談笑而逝。退翁獨沈吟曰：「是恐非故國遺臣所宜。」聞者瞿然。禾人吳鉅雅有大志，一見退翁，歎曰：「軍持中有此老，吾輩寧不愧死！」一日，登堂說法，忽發問曰：「今日山河大地，又是一度否？」眾莫敢對，退翁乃潛然而下。

退翁既久居於吳，明發之慕，老而不衰，乃築報慈堂於堯峰，以祀嘉兆。同人為上私諡曰孝敏。晚以南嶽之請，主講福岩寺。吳人惟恐失之，復迎之以歸。康熙壬子卒，年六□九，其僧臘為四□。所著有《靈岩樹泉集》、《孝經箋說》。

退翁之在沙門也，宏暢宗風，篤好人物，大類三峰，海內皆能道之。而枋曰：「是非退翁之精微，但觀其每年三月□九日，素服焚香，北面揮涕，二□八年如一日，是何為者？」退翁本明末亡以前之浮屠，而耿耿別有至性，遂為浮屠中之逸民，以收拾殘山

賸水之局，奇矣。

赤松常趺坐誦經

赤松，名道領，潼川人，貴陽黔靈山宏福寺開山第一祖也。深於淨業，能文章，四方名士多與之游。常趺坐誦經，有白鹿馴於榻側，花曉亭詩所謂「白鹿已隨僧老去」者是也。

元志圓機慧辨

元志為鹽城孫氏子，字碩揆，號借巢。其父陞，任俠，為惡少所害。手利劍數年，卒刃其仇。既祭告父墓，遂出家。依具德禮，參究禪理，有省，圓機慧辨，孤行側出，歷主禪智、寶輪、三峰、徑山、靈隱、祖庭。聖祖駕幸靈隱，賜雲林寺額。既歿，賜諡淨慧。

了幻闡提宗旨

休休老人者，字了幻，一字師巖，綏陽周氏子。自少薙髮，能詩，善畫山水。常攜杖鉢遊楚、蜀間，遍參名宿。四十年始歸，結庵綏陽之西山絕頂，榜曰親雲禪院，闡提宗旨，從者甚盛。後自刻一木像，造一塔成，入其中，趺坐而逝。陳中榮之尊人素與善，一日，夢休休來，入內室。往視之，已死，競言中榮為其後身焉。

喻子更為顛僧

喻全易，字子更，世聚族南昌。早歲失怙恃，偃偃無所依，因皈依乾竺，從之薙髮，稱弟子焉。然雖受具持戒，而獨磊落嶽崎，英發不可制。遇人紛難，力排解之，見有不平，輒怒髮揚眉，脫所衣方袍，以其身代犄角，人皆呼為顛僧。

蛤庵為小湖廣

蛤庵禪師名本圓，自言無姓。年十六，謁戒行僧明然，削髮空門。久之，參報恩禪師。會報恩應朝廷召，攜之入京，從侍萬善殿。每問答，師微言承應，輒合帝意，日見親幸。時報恩之侍者多湖廣人，師年最少，世祖以小湖廣呼之，出入宮禁。康熙乙丑，聖祖幸柘潭，召見於玉泉，賜茶飯，並撤所薦含桃食之。及卒，命侍臣奠茶酒。臨終偈云：「屙了喫，喫了屙，百萬人天嗅不多。香臭二分原有價，莫教後代有滄訛。」

于宋卓錫磐山

明文文肅公有冢曾孫曰于宋者，名本光，生即茹齋。五歲，搦管作大士像。年二，皈依靈巖繼起和尚。後游京師，卓錫磐山禪院，前後起建精舍數楹。

雪悟蒙聖祖賜金

泰州僧上思，字兩山，號雪悟，嘗主天寧寺。聖祖南巡，駐蹕本山，從殿堂以至後苑，直入臥內，惟敞幃布被而已，大悅，乃御書「蕭閑」二字扁其閣，復賜以金。

借山晚節頽放

元璟，字借山，號紅椒，又號晚香，平湖人，棲心寺僧。本農家子，性椎魯，乏記功，每稽首慈雲，默祈智慧。一日，坐蒲團，假寐，夢大士以楊枝水灌其頂，遂覺五內空靈，一覽成誦。康熙癸未，聖祖南巡，詣吳門接駕，跪獻迎鑾詩一章，有旨來京供奉。及入都，詩名大噪，公卿皆與訂交。性故驕傲，為一鄉貴所扼，留滯蕭寺，逾年始得召見。敕賜棲心寺額，及砥石硯一方。晚節頽放，同里俞嶽崎秀才遺書規之，置不省。

石庭蒙聖祖賜經

元弘，字石庭，會稽人，姓姚氏。孝子曰崇明者，弘六世祖也。母嚴氏，夢服金伽衣僧而娠。七，祝髮大善寺，為盟石息法嗣。越七年，遍參諸方，熟精內典，若為則範寒泉畫諸者臘，皆自謂弗及也。康熙庚辰，孝子墓為勢家所占，弘杖錫上京師，力謀復之。安郡王及弟紅蘭主人延之主彌陀寺席。霽庵永法師薦入內廷，召對暢春園，賦《初春瑞雪應制》詩稱旨。丁亥，掛瓢天津之海光，與湘南衡鍵關結夏，箋疏《楞嚴》全部。乙酉，聖祖南巡，召對杭州之西湖行宮，賜御書《心經》。

成衡蒙聖祖賜紫

成衡，字湘南，嘉興錢氏子。幼耽禪悅，薙髮後，力參上乘。康熙丙戌，天津總兵藍理建普陀寺於城南，延之為主席。己亥，謁聖祖於西淀，御書海光寺額給之，尋賜紫衣。

王克章為僧

康熙時，有大盜王克章者，慄迅有神力，往來荊楚，劫行客，而徒眾絕夥，縱橫出伏無定所，故官府亦無從防範之。克章有膽略，善口辯，其行劫也，有三不取，一不取辛苦財，二不取獨身客，三不取婦孺。故其所劫，半皆不義之財，且取亦不盡，必略餘財物，俾得為生。克章復不忌人，常至人家，流連終日，終不加害，人莫不識之，亦不能得其蹤跡，如是者有年矣。

一日，有某大府過，囊銀纍纍，輜重數車。懼克章之盜之也，特以兵百人為衛。宿某站，曉起，則百人者皆昏迷，行裝失泰半。大驚，知遇盜，偵騎四出，嚴檄地方官，務獲賊盜。數日，無所得。忽有人報近山某庵無故火燼。庵固荒廢，一月前，忽聞人聲，樵者往窺，則有老僧坐蒲團誦經。既大火，鄉人爭集觀，均竊竊為是僧危，顧終不見其出。比熄，撥灰尋視，亦無尸，始驚異報官，以為僧必與劫案有連，因懸賞募能得僧者。不久，僧忽來，求見大府，自云：「老僧非行劫者，以弟子王克章怙惡不悛，特來伏之。老朽世外人，塵事都非所問。今克章已悔過，吾事畢，今且永不與世人接矣。尊物在某谷中，可往取也。」言已而去，人亦莫敢留之。乃使人往某谷探視，則深潭萬丈，下隱隱似有物，終莫得取之。大府知無可為，乃怏怏去。然自是克章遂寂然無聞，人亦漸忘之矣。

越數年，黃檗山某石洞忽有一衲，面目黧黑，默坐於枯枝敗葉上，不言不食。人喧傳黑和尚之神異。數日，聚觀者無數，叩姓名，不答，予食，不食，兩眼下垂，沉沉然。有惡少某度其可欺，折稻草刺其鼻，忽張目曰：「毋然。吾，王克章也，今且去。」言已，復閉其目，則玉筋雙垂，已圓寂矣。旁有老者歎曰：「是若耶？」因言其事，並謂：「某大府遇盜時，吾年方十餘耳，今吾已八十餘，克章殆過百歲矣。」因募捐，欲為擇地而葬。明日往視，則尸已不見，石壁上大書一「去」字，人以為尸解也。

八喇嘛為年羹堯所殺

撫遠大將軍年羹堯之平青海也，嘗駐軍於西寧塔爾寺，查首逆應戮者，有大喇嘛八人，臨刑，問之曰：「爾等號稱活佛，自與凡骨不同。聞佛教能知過去未來，信乎？」喇嘛同聲應曰：「然。」年乃先問其一曰：「然則汝知今日死乎？」曰：「不知。」年笑，命殺之。又問其一，覈棘對曰：「不死。」年曰：「吾即今日死汝。」又殺之。其一大呼曰：「今日必死。」意以為彼言不死而見殺，我言必死或可生。年笑曰：「即送汝至西方。」又殺之。其一曰：「死則佛法不靈，不死則王法不行。」年叱曰：「鼠子，佛法安敢與王法並論！」叱左右速殺之。其一曰：「死亦數，不死亦數。」年笑曰：「汝之信佛必不誠，尚可僧可俗者也。」又二人惟稽首乞恩，無言可答，命駢戮之，其言數之一人亦與焉。已戮至七矣，其下之一忽仰視曰：「今日可以死，可以不死。」年推案而起曰：「汝真首鼠兩端者也。當羅卜藏丹津弄兵時，爾輩私議向背，汝必倡議，視大軍進止，大軍至則內附，大軍未至則從匪。眾人以汝之兩可而先降，致罹今日斷頭之禍。」訊之旁僧，果不謬，曰：「負國為不忠，負同族為不義，罪惡之尤，當寸磔。」拔劍手刃之。指下所餘二人曰：「逆種難留，速殺速殺！」二人惟引頸就刃，不敢置喙。年忽問曰：「汝等亦應有一言而死，汝意云何？」其一對曰：「今日可以死，可以不死。」所語與第八人正同。年愈怒曰：「彼以是死，而汝猶是，賊徒不畏死耶？」曰：「死為將軍之法，不死為將軍之恩。」年大笑，擲劍，命停刑，其後一人遂置不問，因是而亦釋焉。迄今塔爾寺前有八塔屹然，即八僧之藏骨處也。而青海東科寺前亦有之，意者所戮八人之中，亦有東科寺之祖歟？

了凡為世宗所誅

康熙末，諸阿哥蓄謀爭位，各養死士，樹黨援，以智術材力相角逐，而以世宗藩邸得人為最盛。相傳當時攀鱗附翼之豪傑以千數，其中首領凡□三人，而以陝僧了凡為巨擘。了凡少時卓錫天童，其寺之主僧曰大化者，為密雲派下法藏宏忍之一支，稱三峰宗派，徒黨甚眾。了凡思取而代之，以參研大乘奧義為名，設壇講演，互相辨駁。不能勝，改與角力。大化本非了凡敵，乃為其徒黨陰謀所中，乘醉中刳其一目，逃而免。世宗即位，了凡以翊戴功稱最，愆之世宗，必欲雪舊恨。乃為降諭，令各省督撫查明大化所在，削去支派，永不許復入祖庭。

了凡後居嵩山，世宗一日以密旨寄田文鏡，中無一語，僅畫一幀，上畫高山一座，古寺踞其巔，不得其解。幕客某進曰：「帝意所在，殆為此間嵩山某寺老僧乎？僧為著名大俠，非可以力致者，如屈節求之，或有濟。」文鏡如其言，單騎往，匍匐階下。了凡張目曰：「子來何故？」曰：「皇帝命文鏡為師起居。」了凡吁氣曰：「吾知其如此也。子在外廂稍待，吾為子了之。」文鏡久候不得報，比入視，則了凡已自剄，留函於几，謂「可持吾首及後院鐵柱中物還報皇帝」。文鏡發之，中皆帝手諭，類隱祕不可究詰之事也。文鏡悚然，亟奏報訖。不久，某幕客亦飾辭乞退矣。

某僧一絲不掛

世宗在潛邸時，與某寺僧有隙。既登極，令捕主僧及徒眾□餘人入大內，軟禁於一室。如是者年餘，僧固屢思遁，以徒眾多，度必不能脫，不忍舍去，遂亦留。一日，語徒曰：「吾今得一法，可逃矣。」眾問故，僧令諸徒各脫盡上下衣，赤體臥於地，隨地作滾。徒如其言，於是眾僧皆滾。內監急報世宗，世宗曰：「可聽其去。」僧等遂脫。徒眾詢其故，僧曰：「我一絲不掛，五蘊皆空，表示吾等無礙之行動耳。」眾乃悟。

老僧臨死留偈

益都顏神鎮善慶庵，孫文定公嘉淦之香火院也。有住持老僧，年八□餘，一日晨起沐浴，既畢事，呼侍者曰：「好語主人，吾生矣。」遂升座而寂。壁間留偈云：「者個臭皮囊，撇下無罣礙。洪爐烈燄中，明月清風在。」

緇流為高宗所禁敕

高宗諭旨嘗云：「朕崇敬佛法，秉信夙深，參悟實功，仰蒙皇考嘉獎，許以當今法會中契超無上者，朕為第一。」然高宗自登極後，即禁敕緇流，凡有偶見天顏，借端誇耀，或造作言辭，招搖不法，在國典為匪類，在佛教為罪人，必按國法佛法加倍治罪。又以披剃太眾，品類混淆，仍復給發度牒方准出家之例。

去息憑几獨坐

明蘇州王伯穀之孫有為僧者，法名居溟，字去息，出家澄尉，參靈巖儲禪師，主祥符摩碯、保安寶華庵。後斷靈巖祖席，退居錫山，塔於梁溪開原之青山，嘗語學者曰：「參禪要知靜坐。」又曰：「空卻此心，譬諸器用，中空則能受物。」居常憑几獨坐，亦不閉目跏趺，人莫測其所為也。

山茨為四眾所歸

通際，字山茨，號鈍叟，通州人，俗姓李。受戒於密祖，得法於天童，後結茅於煙霞峰嶺，曰繼隱。熟精內典，為四眾所歸，著有《禪燈會刻》、《正法眼藏書》。全謝山嘗曰：「明亡後，有人問其俗姓者，答曰姓季，蓋自恨與李自成同姓也。」

蒼雪貫穿教典

蒼雪，名讀徹，呈貢趙氏子，長洲中峰僧。初從雞足水月道人為沙彌，年□九，受戒雲棲，參雪浪於望亭，復依一雨潤於鐵山，與明河皆為入室弟子。嘗夜誦《楞嚴》，月明如水，忽語侍者曰：「庭心有明萬曆大錢一枚，可往檢取。」視之，果然。平日貫穿教典，尤以詩名。

古音精佛典

古音，名祖琴，安東僧也。精佛典，兼通風雅。住山數□年，雲影江聲，與為晨夕，論者以為在遠公、皎然之間。汪扶蒼與之最契。

石泉蒙高宗賜紫

雍正乙卯，無錫惠山聽松庵之僧成瑩，嘗應詔，選入覺生寺參禪。乾隆辛未春，高宗南巡，迎鑾召對稱旨，賜紫袈裟。成瑩，字寶林，號石泉，梅基顧氏子也。

嘯巖蒙高宗賜紫

杭州西湖淨慈寺有僧曰明中號嘯巖者，俗姓施，桐鄉人。幼薙染於嘉興之楞嚴寺。雍正甲寅，就京師法源寺進具，詔入大內，了明本分，出住聖因寺。尋攝越中之乾峰，移上天竺，轉主淨慈寺。乾隆丁丑，高宗南巡，幸寺，蒙賜紫衣。

芟虛蒙高宗賜紫賜詩

明中字大恆，號芟虛，石門人。七歲投楞嚴寺。嘗侍世宗講禪學，雍正乙卯放還。久住揚州，晚居杭州淨慈寺。乾隆乙酉，高宗南巡，賜紫賜詩。

普照寺僧為張鑑所窘

張鑑，字明遠，華亭人。性迂怪。高宗南巡，以其為文敏公照之孫，得召見。詢出身，以監生對，高宗御製詩賜之，題為欽賜監生張鑑，蓋欽賜與監生張鑑也。人以上四字連讀，例以欽賜舉人，以為欽賜監生也，輒呼之曰大頭監生。

普照寺為葺城古剎，主僧玉林精通內典，高宗敬禮之，時召入都談禪，寺僧數百人頗倚勢驕橫，鑑嫉之。某年夏，家有冥壽，特延僧諷經。僧衣夏布袈裟，無襯衣，膚肉隱隱可見。鑑詰以僧宜知禮，何褻體乃爾？僧言今誦《羅漢經》，例宜單衣。鑑大笑稱善，一一詢其法號，筆之於冊，且厚給贖資。及冬，風雪嚴寒，鑑又招僧諷經，蓋皆按前此所記法號以求之者，仍請誦《羅漢經》，並謂宜衣夏布單袈裟。誦七晝夜，僧大窘，叩首求免始已，自是諸僧亦稍稍斂跡。

御飛從其父為僧

平湖獅吼庵僧宗龍，字御飛，以其父茂滋晚年薙髮於邑之獅吼庵，遂以父為師，亦脫白焉。尋依雪川老人印證為嗣，興天台教觀第八世，開法於禾之白蓮寺。次移漏澤寺，晚居皋亭之崇光終焉。

雪樵勞苦其身

嘉興白蓮寺主僧際一，號雪樵，又號田衣生，海鹽人，俗姓印。初生時，其母就蓐，見老僧入戶，乃產。三歲，即能隨母誦藥師佛號。年□六，從南院大山師剃度。□九，詣杭州西湖之聖因寺芟虛和尚，受菩薩戒。二□，主白蓮、漏澤、皋亭、景光諸寺。又嘗汎海，謁洛伽聖跡；詣鄞山，瞻拜佛舍利；上天童，掃密祖塔，以勞苦其身，傷氣患咳，及歸而卒。

白藏老人究心章疏

白藏老人者，法名一訥，字西能，號琴嘯頭陀。性恬淡，能詩詞，卓然名家。平生承事台宗，究心章疏。嘗擔簦徧歷諸方。會紫松禪師倡道於邗上之天寧寺，素稱孤峻，曾延白藏分座。首僧知其不可以落落座主同日而語也，優禮也。

白藏久依東麓老人授天台教觀，開法於杭州之崇光。晚歲興漏澤寺，禾人目為願庵和尚再來，蓋以其能嗣和尚之振舉也。

雪廬倚然自遠

乾隆壬辰，蔣心餘太史士銓至揚州，聞建隆寺僧雪廬名，偕其同年生金棕亭教授兆燕訪之。鐘魚佛語，吟聲滿林。雪廬方伏几，手披口授，以訓兩僧雛，讀書臨帖，咕嚕如學究，心餘竊異之。棕亭曰：「此靈山二童子者，曰巨超，曰道揆，其孫行也。詞氣既接，儒雅浸流，以視動容於宰官富人者，倚然遠矣。」雪廬俗家為桐鄉張氏，名復顯，字夢因。

納些有楊岐風穴之目

一超，號納些。性孤僻，有楊岐風穴之目。為紫松章禪師法嗣，尋受天台宗崇光龍法師屬付，開法於邗江之天寧寺。以事引去，走京師，欲結茅匡廬，未果。晚歸，退居嘉興新篁里之太平寺，示寂焉。

東悟長而祝髮

明修，字可尚，號東悟，常熟高氏子。其生時，母夢神語，云有夙根。長而祝髮維摩寺，得戒於吳門超源中興五泉寺。歷遊峨帽、普陀、五臺諸山。所著書為《鑿雲留跡》。

練塘為懶僧

達瑛，字慧超，號練塘。初主席棲霞，後習靜於英灣精舍，罕與人接，洪稚存太史亮吉呼之為懶僧。

語峰有語錄

自禪門有不立語言文字之說，盲師邪種，得以飾其昏愚固陋，一切掃除。孰知佛祖之闡教也，以文字說法。慈氏之演瑜伽，龍樹之釋般若，其最初者。及大道東流，滙、遠濬發於南，什、肇弘演於北。隋、唐以來，天台清涼永明之文，如日麗天，如水行地。有宋之世，教廣而文字愈繁，不能悉數。其最著者，三家禪津以孤亢崇教，其文裁而辨；石門以通敏扶宗，其文奧而麗；徑山以弘廣應機，其文明而肆，是皆所謂語言文字者也。然則不立語言文字之說，非乎？曰，唯唯，否否。慨自剽竊之惡習流行，庸妄狂禪，勦襲數口則公案，開堂頌古，棒喝交馳，鋪張於眉目唇吻之間，號善知識，此鳩摩羅什所云嚼飯與人，非徒失味，又令嘔噦者也。如是而語言文字之不足立，固其宜矣。黎平南泉寺語峰禪師負穎慧之質，幼從空門，受付囑，有感於盲禪固陋之習，遍參尊宿，歸而讀書賦詩，沈潛探索。如是者數年，人士欽崇，俾主南泉法席。胡奉衡曾閱其所刻《語峰語錄》，謂其幽閒恬淡，氣暢筆老也。

小顛無些子蔬筍氣

杭州西湖淨慈寺有著稱於時之主僧曰小顛者，名禪一，字心舟，桐鄉人。其出家處為杭州靈隱寺之萬峰房。喜飲酒，工偈，嘻嘻旭旭，遇人傲弄，無所屈。嘗言吾日遊杭城，惟糞擔與官，不能不避。一日，遇梁山舟，退語人曰：「梁公何矜貴乃爾！伊特能書耶？我亦能書，惟不若彼工耳。」又嘗與客共飲，逢縣尉來，方剝蟹，忘起立，尉作蛙怒，遽呼隸。幸吳旃園嘉照肘躡之使去，得免挫辱。識者皆謂其瀟灑無些子蔬筍氣也。

漱冰行腳名山

嘉善幽瀾禪院僧本白，字楚蘅，號漱冰。幼祝髮於幽瀾禪院，稍長，行腳名山，徧參叢席，晚歸幽瀾。圓寂時，屬其徒以放生念佛為務。啟其篋，衣鉢外，僅存詩稿一冊。

蓮筏解禪理

京師萬壽寺僧蓮筏，長洲人。為住持數年，白髮清臞，頗解禪理。與章嘉國師論經典，每至竟日，國師深服其博。蓮謂人曰：「章嘉經典雖諳熟，然未解阿羅漢道下乘學也。」詩饒有別趣，與韓旭亭、法時帆唱和，有虎溪三笑之風。其圓寂前數日，至鄭王邸盤桓，曰：「七寶池邊已促吾行，此後不復參謁王矣。」

某氏子訪坐棚和尚

浙之名山，率有枯坐之僧，以把茅蓋之，謂之坐棚。某氏子幼而孤，有厭世想，無昆季，母為聘名家女，以婚期將屆而遁。行一日夜，至一山，見有坐棚者，籐棘穿其身，瞑目不語，氣若絕。曰：「是吾師也。」跪而求為弟子。日將脯矣，坐棚者忽語曰：「汝當速歸，否則雨且至。」訝其能言，益喜，跪求如故，且曰：「某重繭至此，幸遇真師，安肯歸。」日已夕，果大雨如注。雨止，又語曰：「汝當早去，否則虎且至。」某仍跪其旁不去。至夜半，忽聞大風起，兩虎咆哮至，拜舞畢，搖尾去。頃之，諸獼猴絡繹來拜。既盡，天且明，坐棚者語曰：「汝求出世，心頗誠，但仙佛要從忠孝做起。以世法論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。汝當速歸，完婚生子，以繼宗祧，再尋師未晚也。否則雖遇師，亦不能有所得。」某乃拜受命，曰：「汝飢乎？」曰：「飢。」曰：「棚後几磚下有麥飯，汝以壑中水吞之，可不飢。」某食畢，告辭下山。復行二日，乃抵家，腹猶果然，不思食者數日。既婚而生子，後葬其母，仍去，不知所之。

闕和尚洗甕

妙常寺闕和尚，一日，偶於寺前水次洗甕。鄰人某素相狎，戲之曰：「師大辛苦，何不反而洗之？」闕笑應曰：「諾。」隨手舉之，如反布囊然。甫及半，某大驚詫，鄰人咸集。闕遽起入內，跌坐示寂。時有從嘉善歸者，遇闕於途，謂之曰：「天將雨，可速歸。煩寄語弟子，余有敝鞋曝於屋簷，亟收之。」曰：「師何往？」曰：「不遠耳。」其人抵家，果雨，急詣寺，而闕已先一時化去矣。

僧以書畫博贖儀

道光時，蘇州宋某在湖口，遇一僧，持顯者書，周行各郡縣。僧善書，書學黃山谷，工繪事，而好詼諧。泛扁舟，圖書滿載。然不蓄經卷，不茹素，且無隨行之侍者，惟攜俊童四人，明眸皓齒，髮委地，趨蹌左右，雖善飾僕者不能及也。與人交，不作佛家募化語，但以書畫博贖儀而已。有詩集曰《口頭禪》。

大空日參禪理

大空之法名為隱覺，青縣人，卓錫於楊柳青之白衣庵。性明慧，髫年即落髮，日讀百行。通儒書，遍閱梵典，學為吟詠。自以文翰為僧家餘事，不肯炫飾。日參禪理，貧無妄求，人欽重之。

聞法空出世心

在內地之滿洲人，頗有披剃為僧者，道光時之聞法，其一也，卓錫於天津城南之大悲庵。其未出家時，曰文捷，為繙譯舉人。工詩詞，有《庵中早秋》詩云：「自隱招提絕訪尋，松榆漸漸種成林。敢云已破浮生夢，暫覺能空出世心。古竹種秋添嫩翠，曉鐘過雨發清音。蒲團坐聽無餘事，花落蒼苔任淺深。」

一朗以詭言惑縣令

粵寇未起事前，洪秀全黨曾被捕，下桂平縣獄。有僧一朗者，於夜間潛謁賈令某，詭言此被捕六人中，其衣青襖者，後必王天下，餘亦大貴，宜縱之為異日結恩地。賈初聞而色詫，翌晨，入報桂撫鄭夢白中丞祖琛，鄭躊躇不能決，尋以人命至重為念，竟出之。

鐵杵返初服

寶山諸生蔣敦復，字劍人，嘗以事披剃為僧，法名曰鐵杵。然晨鐘梵唄之暇，時出冶游，頗多綺跡。故善詩詞，集中有「綠酒獻花」一聯，蓋紀實也。其友憐其才，惜其遇，僉曰隱於禪，非計也，乃從其勸，返初服。

超恆戴鑊以行

鐵鑊僧行腳遍天下，法號超恆，以首戴鐵鑊，得名。鐵鑊，其炊具也。所經蘭若，一言不合，即負氣出走，雖已食香積廚中飯，亦必哇而出之，然後已。飢時，即於樹下支兩磚作灶，拾枯枝作柴，下鑊於首，解背上所負囊中米，汲水煮之。飽食後，就石塊作枕，酣眠竟日。或從旁窺之，遽瞋目叱曰：「咄，汝鼠子何不縮頭去，其亟歸家，汝妻方伴和尚宿。」或怒，奮拳毆之，如擊敗絮。僧亦暴吼，旋起與鬪，無不辟易者。夕或宿金剛剛下，寺僧有見而誚之者，曰：「此非我寺中地耶？」則不答，徑趨出，僵臥風雪中，弗顧。嘗詣杭州之西湖，徧歷淨慈、靈隱、天竺、雲棲，無一僧與之立談。日過午，扶杖遊蘇、白兩堤間，行歌自答。有兩女子過僧前，叉手行禮，僧遽操杖擊其一曰：「汝家自有菩薩，何不奉敬，乃來此地燒香耶？今晨與汝母作麼生？罪過，罪過！」蓋女忤其母，詰且方詬而出也。

時粵寇擾浙，有鐵脊生者，自富陽聞警，倉皇回杭。行倦，休樹下，僧見之，曰：「唉，汝何時又長此煩惱絲耶？今何不歸，左抱虎而右擁豹，與藥叉相對，乃來此作楚囚泣耶？速去，猶可脫也。」且行且笑曰：「恐張鷟天外飛槎，來盜支機靈石矣。」時出隱語，申申罵人，惟其人自知之，輒不敢言，隱忍而已，人以是呼為異僧。後於途中遇寇，指為奸，搜其身，得一紙，大書曰：「上元甲子，髮逆盡死。」箠楚之，無一語，乃投之火，烈焰騰空，毛髮無損，久而忽曰：「快哉！汝眾看一朵青蓮花升天矣。」

了元和尚不言不語

丁涇擁翠庵住持了元，茅氏子也。母柴氏，夢有持念珠狀如釋迦佛者，入寢室，驚而寤，遂產。了元少穎異，父母亡，投延祥寺，求出家。年□九，薙度受衣鉢，誦持《法華》，習天台正觀。寺後故多樹，群鴉棲止其上。一日，早起誦經，聞鴉聲，豁然有悟，因賦偈曰：「二□年前紙上尋，尋來尋去轉沈吟。忽然聽得慈鴉叫，始信從前錯用心。」遂廢經不誦，終日跌坐蒲團，不言不語，見人，則微啟其目。

鐵羅漢渾渾噩噩

章水之西，有一峰曰羅漢，多奇松怪石。中有廢寺，相傳有一僧住持於寺數□年，目不識字，常日勞於耕樵。游人至寺，輒奉茶一杯，即攜鋤出門。游人止之曰：「和尚何妨少坐一談。」答云：「不得閒，不得閒。」如是者有年。忽一日，以指畫石成四字，曰：「今日方閒。」寫畢，石為之開，遂於石中入定。少頃，石復合。居民咸敬是僧，名之曰鐵羅漢，號其石曰定石。古所謂至誠所感，金石為開者，固如是耶？

僧渾渾噩噩，人或百計欺之，亦坦然，不以為忤。久之，居民輒私相謂曰：「和尚一味渾厚，我輩不宜再有所戲。」其後獵者驅虎過羅漢峰，虎見定石為之流涕再拜。獵者繼至，亦再拜。已而虎逕西去，不為物害。獵者歸有悟，遂改而力田，終身不復獵。

修行四大皆空

長沙地藏庵有一僧，名修行，年將四旬，不誦經，不參禪，不焚香禮佛。人詢之，答曰：「我修行。」性愛浮雲流水，與觀花玩月，尤喜觀劇。人問曰：「和尚何以喜觀劇？」亦答曰：「我修行。」授以職事，辭不受，惟各處遊覽，時或與山門左右之兒童嬉戲。不著鞋襪，不畏寒暑，冬時雖滿天風雪，夏時雖烈日當空，獨能自在遊行，毫無所苦。及暮年，或勸以何不收納弟子，仍答云：「我自修行。」後年至八旬，一日，臥室門久不啟，眾知有異，開門視之，已端坐圓寂矣。留一偈於紙云：「既云做和尚，四大皆空相。一物一事不能空，此心依舊多魔障。」

閩禪言椽子先爛

光緒初，有閩禪和尚者，卓錫於揚州青蓮巷某庵，百餘歲矣，望之如六□許人。平時一意坐禪。自言昔居終南山，山之峭壁有寺，不知何時所建，頽廢久矣，佛像猶存。每晨往，輒見有香一枚插石爐中，訝之。一夕，乘月明，攀葛而往。夜半，有草衣葛屨者攜燈來，就爐燃香禮佛訖，因起與問訊，時攜壺茗，即以一杯奉之，草衣人亦舉手為禮，復挈燈自西山叢樹間去。明日再往，又遇之，乃以壺茗相報，飲之，甚清芳。與之語，不甚酬答，顧舉止似有道者，燈影明滅，又從榛莽中沒，其行甚速，後不復見。又數年，閩禪居高郵某寺，人問以事，答曰：「出頭椽子先爛。」三問三答，皆如是，人不詳其指也。

珠明寺和尚之癡

光緒時，蘇州珠明寺有癡和尚者，蓬頭垢面，嬉笑無度，其狀類癡，人因以號之。常數日不食，或一日而食數日之食。冬夏衣一短布衲，不易亦不敝。畜一黑犬，跬步不離。晨必出城，登楓橋，向西方呼吸，良久而返。市中果餌鮭菜，任意攫食。食畢，納其餘於袖。凡經其攫食者，是日利市三倍，故人皆樂之，不責直，和尚亦從不予直也。若強之食，則必如直而償。或卻之，則投其錢而去。好與兒童嬉，袖中物輒分給之，亦有索之而不與者，莫測其意也。

一日，至日昃不起，寺僧異之，窺其戶，異香滿室，入視，則圓寂矣。昇之，輕如蟬翼。其所畜黑犬尋亦死。

慧辨為老法師

天台僧慧辨者，人皆呼為老法師，相傳生於元末，五六百歲人也。終日面壁臥，不食不飲，冬夏一單布襖，不易亦不垢。有客至，願見者，有僧為之通報，老法師謂可見，則引入。客揖之，老法師亦和南，無多談，但示一二隱語，初不解所謂，至後始驗。貌如六七□歲，問其壽，亦不答，但云門前柏樹，為幼年所植。樹奇古，龍鱗斑駁，兩人圍之不能盡，則其年可想矣。

粵寇擾浙後，東南幾無完土，而天台山獨無恙，各廟及茅蓬僧眾，約有五百餘人，漸至乏食，眾議若下山募化，恐撻鋒刃，否則餓且死，不知所從，謀請老法師度之。於是眾跪牀下問計，老法師起立曰：「勿急，汝等尚有三日糧，至四日，自有施主至，可靜待之。」眾知其能前知也，皆大歡喜，各散。某鄉巨室張某之太夫人素好佛，夜夢金身羅漢向化糧米，問在何處，曰：「天台山。」驚醒，開目猶見金光一閃。因念山僧甚眾，今四野有烽煙，必大困乏，亟輦運米三百石濟之。適糧盡，眾大悅，知其能化身為菩薩也。有疾病者問吉凶，仍掉首不答。光緒戊寅秋，忽飲水數斗，端坐合掌，玉柱下垂，示寂而去。

寺僧為浪蕩子所窘

杭有浪蕩子二人，一日，約諸友游三潭印月。其地故有一寺，沙彌進茶、藕粉、果盒。眾啖畢，擲錢桌上。沙彌收盒碗，嫌錢少，亟出索增，乃隨意與若干。沙彌曰：「照例，茶每碗當若干，藕粉每碗應若干，果盒又須若干，須照付。」諸人不與。沙彌乃邀數僧出，爭索再四，且曰：「寺鄰有彭大人與吾方丈至好，不愁汝等狡賴。」彭大人者，彭剛直也，居退省庵，與寺鄰。眾聞言，不答逕去。逾數日，忽有二人衣飾華麗，棹小舟至，便入客座。其一人踞坐炕床，若貴介狀，其一若僕人，侍側裝水煙。寺僧等覘其狀，亟出珍食為獻，客忽脫僕言曰：「鳳林寺，大寺也，吾捐銀四百圓，似太寒儉。」僧聞言，潛去。頃之，主僧來，修禮甚恭，因持緣簿前曰：「請大檀越發婆心施舍。」客脫僕曰：「亦四百圓，何如？」僕微頷之。客乃大書於簿，謂僧曰：「吾頃以小舟來，大船艤湖心亭，能隨我往取乎？」僧欣然隨往，至則不見大船。客請與同登岸，忽出不意，按其首納置便桶中，大聲問曰：「彭宮保與汝至好，汝何不請其來救？」語畢，急棹舟去。僧頭面盡濕，立湖心亭旁，狂呼久之，始有一瓜皮艇過，呼載回寺。詰僧眾，始知此二人即前浪蕩子也。

寺僧為屠某所愚

有士人屠某者，嘗寄居武昌某寺，其齋窗俯臨山下。嘗以小故恨僧。一日，武昌守之眷屬遊寺，僧出迎如儀。不意官眷怒，揮令去，僧罔測所以。翌日，守即囑江夏縣逐僧，僧踉蹌出。後乃知實屠瞰知官眷將至，乃戴僧帽探首窗外，作諸般佻達狀，將近則去，官眷疑即僧所為，故怒，歸愆之守，致被逐也。屠後為江西知縣。

西蜀國添一如來

長沙東安寺有僧死，眾僧倩某名士為一輓聯，某提筆書之曰：「東安寺死個和尚。」眾僧譁曰：「死一和尚，誰不知，而煩君叟叟耶？」某曰：「何必急急，且看下聯便知。」因續書曰：「西蜀國添一如來。」眾僧始欣呼而退。

專西為赤腳活佛

專西，名授心，俗姓毛氏，浙東人。生而茹素，不食葷乳。長而厭惡塵勞，立志出家。年□八，投其邑之城西小靈山戒庵德祖座下披薙，未及受具，德祖疾篤。專西思佛教鴻闡，端賴斯人，我生如朝露，命何足惜。是夜，以檀湯澡浴於三寶龍天前，焚香哀禱，旋至寢室，剖腹割肝，將以調藥而救德祖。痛眩仆地，移時始蘇，匍匐至床，東方已白矣。時長慶靜安和尚為小師，專西命之調藥，即驚告德祖，遂不果服。德祖乃召之前而撫慰曰：「子雖勇於孝慈，終非比丘正行。況余自知時至，觀念無生，生本無生，何有諸滅，斯皆子妄想之所為。惟念子之誠，且為子留數月耳。」及專西至小明因永智發祖座下受具歸，甫一月，德祖已告寂矣。

專西誠孝出於天性，悲慟逾恆。既為德祖經理喪葬而畢事，未幾，即以院事交其法弟蓮塘，而自出外參學，行頭陀行。冬夏一衲，赤足露頂，堅持戒行，專心淨土。其於禪淨不二之奧，洞徹微妙，故海內諸善知識無不接許，世所稱為赤腳活佛者是也。

光緒辛巳秋，專西罷參，歸小靈山。時值亢旱，四鄉之民方皇皇求雨，縣令孫某憂之，朝夕祈禱而未有效。專西以慈悲內熏，直謁孫，慰令毋憂，以祈雨自任。翌日，攜鉢至寒坑求雨，取得一物，狀如守宮，較長數寸，反小靈山，立壇持咒，禮拜六時，第三日寅刻即雨，頃刻復霽。孫遣李尚岩諸人往，求其再禱，專西曰：「不勞諸公憂念，衲以明日為限，當大致甘霖。」是夜，專西苦切懇求，終宵頂禮，翌日午後，果大雨若注，郊原水足。孫及諸縉紳上山謝雨，執弟子禮甚恭，並手書「鉢龍降澤」四字以頌之，專西亦默默無笑容。孫歎曰：「今而後知僧德淵玄，不可思議及之也。」忻然而歸。自後，無論士夫男女，咸以參謁慈顏，聞一善語為幸。專西亦以斯為導善化惡之因緣，有求皆說，咸使歡喜。

專西以少年苦行過度，早見衰頹，因於壬午冬閉關一室，謝絕眾緣，二時功課外，日策彌陀聖號萬，〈大悲心咒〉百八遍，觀音、勢至二菩薩名各千聲，本師教主及西方三聖各三拜，晝夜行道，寒暑無間。並於關中飼養貓犬各一，日為皈依說戒，貓不捕鼠，犬不穢食。迨三週而功圓，遂於乙酉秋九月九日成道日出關，四眾歡迎，踴躍濟濟，道德榮譽，斯為極矣。惟電光易逝，月不常圓，一月初，即示疾。薄痢數日而瘳，惟肢體疲頹，反覺沉重。諸僧侍護，不之許，曰：「出家人各有功課，切勿彼此相悞。若果時至，自當喚汝。」迄月之二六日戌時，喚徒孫等近榻，曰：「吾今齊西方去也，速備香湯來。」沐浴已，淨髮更衣，跏趺一榻，自舉讚禮西方讚，囑諸僧和之，金石之聲，不減常日。讚畢，諷偈唸佛，至百句，聲漸低下，忽舉首曰：「吾去矣，汝等珍重。」昂然稱佛一聲，聲振窗屋，泊然而逝。其關中所畜之貓犬，入夜亦化去，人皆謂其隨之往矣。當時合邑緇風為之一變。專西德臘五有八，戒夏三有九，塔於龍山石人峰下。

三喇嘛通俄

三喇嘛者，在東蒙諸旗極驕貴，東郭羅斯王為其義兄弟，王子為其義子。王之立，不以正，三喇嘛有力焉，遂干預其事。時俄人初營東清鐵路，三喇嘛與周冕通，先以地押與俄人，已而遂為俄人得，故三喇嘛甚富。偶游俄妓家，輒以人挾俄帖往。時程德全方為黑撫，欲殺之。三喇嘛與京朝貴人多往來，程無如何。後檄令赴質哈爾濱，中俄官會審，三喇嘛雖不通漢文，而漢語甚善，辯論滔滔，問官竟不能屈之。

海月寬裕願持之漁色

江蘇通州治之南，有紫琅山焉。山僧世奉泗洲大聖，靈著江淮間，春秋佳日，士女之入山頂禮者，實繁有徒，歲獲香火錢殆逾萬金，為眾頭陀所朋分，其寺之富，遂冠絕一時矣。山僧舊有七房，房各數人。僧平時既不理經誦佛，惟更番供奉香火，往來近村人家，或構香巢，或設煙窟，村婦以僧富，亦多方媚之。

僧之豔福最著者，首為海月，又名之為百鍊金剛。次為寬裕，近山村婦與之結識者，凡二人。再次為願持。皆以漁色聞於光緒時。

願持有山田一方，在舊蒲塘。田為尹某承佃，願持歲往徵租。尹有女一，貌頗可人。願持涎之甚，因乘收租之便，而與之暗結不解緣。女亦鍾情人，每於夏日，託名禮佛，必登山問訊一次，亦視以為例。一日，女至山，願持他往。寬裕見之，強曳至佛牀，傲海和尚與潘巧雲故事。迨願持歸，見女鬢釵亂蓬，心知有異，質之女，女堅不承。願持乃以西瓜進，女食之，腹陡痛，歸未數日，香魂一縷，果作九天仙女去矣。願持悔無以報，乃倩寬裕往蒲料理，允女母以歲免租金，更益以香火錢，以為母贍養費，女母不得已而允之。

越岸自淨為僧

蘇州閶門外社壇之東，有寶蓮寺，古刹也。光緒某年，有越岸者，止其地，寺遂大興。越岸，名靜海，浙江太平人，俗姓朱。父子榮，母氏盧，生二子，越岸其次也。少孤，伯父某為閶閩中人，稍有資，無子，欲以越岸為嗣，命理其業。居肆，鬱鬱不樂，一日，讀《三國志演義》忽大感悟，以為人才如諸葛、關、張，可謂第一輩流矣，然皆功未成而身先死。吾輩仰希古人，千萬不及一，而欲於世立功名，不亦難哉。一念之頃，悟出世因，遂欲投身浮屠。母不之許，乃私禱於佛曰：「沈淪五濁，非智也；逃母出家，非孝也。以是二難，計將安出？」虔禱累月，夜夢老人手剝外腎，現象相示，頓悟。詰朝欲試之，手戰而止。次夜，復夢如初，意遂決，持纖刀試之，翦然自解，殊無痛楚。逾月，創合，白母。母大駭，曰：「初止汝者，將望汝成人也，今既自淨，安用汝！行矣，勉之！」

於是越岸往禮天台濟舟大師，披薙為沙彌，其年有八也。越三年，受戒於國清寺，遂住禪堂，參究性理。又得蓮舟大師指示，其道益明。年三十三，聞蘇州靈鷲寺講經，杖錫以往。寶蓮寺住持能詮遇之，與語，相洽，欲延入己寺，不允，逕至木瀆鎮，閉關山居，足不入市者三載。無何，能詮西逝，訃書敦促，諸刹尊宿復強之行，乃遂主寶蓮丈席焉。

初，寺遭兵燹，僅存遺址。能詮興建地藏、觀音二殿，越岸繼其後，勤修佛事，內明理觀，苦行過人，檀那信悅，隨喜布施。癸巳，入閩採木，徧歷巖穴，得材無算，關梁節節，備受艱阻。乃親叩關督，牒求免稅，挫折萬狀，久請得許，千尋巨木，沿流東下，順行無阻。以至誠得佛力，故佛齋殿舍，次第落成，規制崇闕，巋然巨剎。兩翼戒壇，高德來會，禪規戒律，為吳中首。道果成就，竟於壬寅六月之望圓寂。

越岸嘗於先數月，夢一世界，淨如琉璃，身處其中，光明無量。自知不久人世，嘗舉以語其弟子。示寂之頃，趺坐禪牀，集著四眾，為說涅槃，復與眾訣曰：「一超直入，決定往生，勉旃同學，努力精進！」言訖，誦佛而逝。距生於道光庚子正月日，世壽六有六，僧臘四有六，其戒年，其法紀，則皆未之悉。

越岸狀貌奇偉，聲出丹田，日誦《法華經》七卷，歷三不稍懈，並能研求宋儒語錄。嘗曰：「仁者見之謂之仁，知者見之謂之知。百姓日用而不知，見之者，蓋見性也；不知者，蓋不知復性也。」又曰：「《中庸》首章言道極深，首言戒慎恐懼，次言喜怒哀樂之未發，竿頭日上，進益加密，惜今世讀者不知體驗耳。」其言粹然，深入至理，蓋以釋而通儒也。

僧有不壞肉身

不壞肉身者，凡佛教中菩薩、羅漢、聲聞以及高僧皆有之。乃由禪定之功，或戒行之力，自然不壞，不藉他力而為之。此無價值之可言，乃無上之珍，國家之寶也。

河南祥符、中牟間，有水月庵高衲淡如者，俗姓平，年八十五而示寂。先一日，囑其徒曰：「吾死，當歸骨於庵，俟三歲後發之，如體已敗，焚之可也，否則必有為吾更衣者至，汝識之。」其徒孫寂鳳，亦浮屠之有行者，奉其遺教，如期發龕，則淡如端坐於內，衣化塵飛，撫其體，堅過鐵石，扣之，鏗鏗有聲。遠近觀者雲集，中牟令韓某亦至，愕然曰：「師昨入吾夢，乞吾銀五兩有奇，為一衲，其將欲飾金以示不壞之身乎？」隨召匠來，問其所需，果符夢中所乞之數。後金像即奉於龕，士女焚禮不絕。有一營卒心疑其偽，潛以刀刺其臂，血縷湧出。營卒大懼，投地懺服，急以金塗所刺處，刃口終不可合。庵僧因加肩鍵，遇心意虔誠者，始為之啟觀。

江蘇興化縣南門外圓通庵，有濟生和尚肉身存焉。濟生於明末，出家京都萬壽賢良寺，賜紫沙門弘量廣禪師為之剃度。而天性純厚，露頂赤足，日念阿彌陀佛號萬聲無間斷。康熙某年，示寂於草屋，三年之久，人無知者。其徒雲峰大師雲游歸來，始覓得，見其趺坐如生，遂與其地信士集資裝金以供奉之。

安徽銅陵縣大通和悅洲蓮花寺，有德風和尚肉身。德風為潁州某氏子，以朝禮九華，經和悅洲，為眾士紳留居於洲上之財神廟。德風以其地為朝九華必經之地，因改為蓮花寺，接眾掛單，自此道風遠播。於光緒壬午圓寂。年，開缸視之，爪長髮生，面貌如故，洲人乃為裝金供奉於寺。

浙江普陀山獅子洞，有仁光上人肉身在焉。仁光為建德李氏子，早喪父母，自幼茹素念佛，捨家作觀音堂。晚年，忽悟人生之若夢，至普陀山獅子洞落髮，虔修梵行，科頭赤腳，髮結如角，二不出洞門。每仰天禱曰：「願速成菩提，永遠護持觀世音菩

薩道場。」光緒戊申八月□五日示寂，世壽八□九歲，僧臘二□餘年。死時，諭其徒曰：「吾當禪坐缸中，三年後可開視，無煩汝等募化，吾自裝金。」又言如何創造，如何佈置之法。囑畢，合掌瞑目，念佛而逝。

他如九華山地藏菩薩肉身，尚在塔內。又九華有百歲宮者，以有百歲老僧肉身坐化，故名。其肉身之一手，高舉齊眉者，則以某年化城寺起火時，此手忽舉起作遙望之狀，而火即旋滅，手則年久如故矣。

六安歷參知識

傳臨濟正宗之第四□三世江天堂上者，名密傳，字常浮，號六安，鄂人。生於道光丁未三月八日，英姿奇偉，初懷大志。時值粵寇難作，轉徙邗溝，投臥佛寺薙染。既於海陵光孝受具足戒，遂徧謁名山，歷參知識，叩究向上大事。已悟心空，未踐實地，聞金山觀公鍵椎峻厲，龍象雲從，遂往依焉。

一日，六安侍立次，忽有僧問：「□方無壁落，四百亦無門時，如何？」觀公即震聲大喝，六安因而契證，群疑盡釋，遂授記為法王子。厥後，大定和尚以疾退居，即推六安主講席。上堂拈香畢，曰：「三藏教典，八千煩惱，諸佛常談，眾生妙用，猶未是楞伽心印在。」如何是楞伽心印？良久云：「妙高臺上月，圓照寺藏山，第一中冷水，源通末後關，臺上月且置。」又如何是中冷水源通末後關？乃以杖畫一圓相曰：「請諸上座隨山僧歸丈室，飲普茶去。」時大徹堂年久朽漏，每風雨，濕侵禪榻，乃矢願募建，六載功成，因勞致疾，遂退養於五峰。

朗然有焚身救世之念

朗然，名常慧，霍山人，出家於青陽九華山淨度寺。光緒乙亥冬，在本山甘露寺受戒。辛卯四月初九日，至常州天寧寺，進念佛堂，歸心淨土，刻苦精勤，□五年如一日。後因年高不能隨眾入堂，遷居寺後之普同塔院，仍一意苦行。寺中時有閉關精修之僧，朗然發願為護關僧者，亦多期，日誦《法華經》。知藥王有焚身之事，遂時以焚身救世語人。

寄禪作偈示僧眾

寄禪上人，法名敬安，自號八指頭陀，唐貫休之流。鄭蘇堪方伯詩所謂「雄據天童勝」，以詩作佛事者也。宣統己酉結冬日，嘗作偈示僧眾一首云：「空山寂歷孰相尋，枯木龍吟絕賞音。【自注：枯木裏龍吟，禪語也。】開盡寒花飛盡葉，孤峰迴迴是吾心。」

白菩薩

哲布尊丹巴胡圖克圖之女弟子，俗稱為白菩薩。

德隱以破家為尼

德隱，姓趙，原名昭，字子慧，吳縣隱士宦光女，平湖馬班室。精墨翰，能詩文，好葛衫椎髻，不屑世俗裝。會馬氏丁難破家，遂更名入空門為尼。

無垢焚修於鴻寶堂

通州孫安石家本饒裕，以不善持籌，遂中落。妻陳潔，字石香，能詩。安石以其無子，不相得，遂娶妾婢異居。潔乃歸母家，久之落髮，改名無垢，即居於其祖舊業之所謂鴻寶堂者以事焚修，然不廢吟詠。晚年益貧病，輒數月不起。一日起，覆水窗前，墜樓而死。

自悟大師為尚可喜女

羊城天井岡有檀度庵，尼所居，平南王尚可喜為其第□三女所建也。女生而明慧，稍知書，識人事，即病其父之降本朝，日夕披袈裟，茹素禮佛，不語人間事。可喜不能奪，為選民間女子數人充侍者，建庵居之。奏諸朝，賜號自悟大師，粵人群稱之曰王姑。乾隆時，禁上舍封庵，以詩弔之云：「一串牟尼出火坑，庸中佼佼鐵錚錚。蒲團不墮紅羊劫，笑彼飄霖孔四貞。」四貞，為定南王孔有德女，於姑為甥舅行，適孫延齡。康熙初，延齡為吳三桂所殺，由滇遁歸京師者也。

宋荔裳女少寡為尼

查慎行《敬業堂集》詩有《中山尼》一首，為萊陽宋荔裳按察琬之女而作。女以滇亂，與父相失，由少寡而為尼，由為尼而被掠，由被掠而漂流，遂無底止。其為尼在滇亂之時，被掠在滇平以後也。

王二祝髮為尼

王二，本女子，順天東安人。年□八，父母攜之入京，易男子衣冠，鬻於廂白旗德住家為奴。康熙甲寅，黔、滇亂，德住南征，挈之往，盡瘁服勞，周旋戎馬之間，凡七載，德住愛其勤。辛酉，滇南平，凱旋，次江黃，而王二病，延醫弗瘳。一夕，氣垂絕，主人為市棺，易其衣，乃知為處子也。眾皆色駭然，相與嗟泣。比雞鳴復甦，治之，病愈。王知跡已露，請為尼，主人許之。滿兵在楚者數萬，聞之，皆傳為美談，為釀金作佛事。祝髮之日，送者如雲。

吸鴉片煙始於尼

鴉片之入我國也，殆百餘年，流毒徧各省。其吸食之始，則肇端於乾隆時粵東之富婦。婦年少喪夫，因出家為尼，其母家為築庵以居之。鬱鬱數□年，漸得癱瘓之疾，兩腿木強，不能起坐。母家憫其孤苦，乃多方以娛之。家故世族，親交多豪富，時各遺以珍玩。有某者，為□三行富商之一，贈以西人手執竹製油棍一枝，花露水一瓶，跳舞會所用燈一具，又鴉片膏一器，乃彼時用以為藥者。尼以無事故，常燃燈帳中。偶拔簪挑鴉片膏，置燈火上，輒發泡甚大。尼見其可喜，因常燃之以為玩。一日，偶取瓶棍玩弄，忽誤將棍未插瓶中，輒執棍挑瓶搖之，以為戲。不意瓶觸木，適穿一孔，因燒鴉片膏塗穿處，忽聞香氣刺鼻。戲就燈，以吸早煙法吸之，則煙入腹中，異常舒泰。吸竟，欲稍轉側，則兩腿忽如常，遂蹶然起坐，前患灑然若失。次日病如故，又試吸之，則立時能起，乃遂日日吸之。且出詣戚里，咸訝其病愈之奇，詢其故，以實對，人怪之。戚里中有病氣喘者，發肝氣者，胃脘痛者，試仿服之，無不立愈，於是人知鴉片作藥之靈效，而普徧於天下矣。或曰，初時煙之迷性最重，今漸減，我國自種者則尤減。我國自種之白花者，約得迷性百分中七分，雜色花則□五分，印度及英、法等處煙，乃至二□五分。

智參率婢為尼

鳳凰廳太平庵尼智參，黔人，俗姓鍾氏，贈中丞傅肅家之女侍也。中丞有女，適長州徐止峰，鍾媵焉。傅孺人無子，止峰因納鍾為簪室。翁姥孺人先後卒，鍾侍疾持喪，盡力盡禮。止峰以候補縣丞隨中丞平苗疆，勞績甚著，授陽崖門丞，兼管屯務。嘉慶丁丑，積勞至疾，疾亟，語鍾曰：「吾無子，汝少而孀，能死，死之，否則以牀頭金為歸籍資。」鍾大慟，諾以身殉。及止峰卒，出殯日，鍾盛妝就縊。有趙兩甸者，傅之戚也，破扉入，探之，氣絕矣。繞項帶深入分許，結甚牢。趙操刀斷之，帶斷，膚為之裂。俄而氣大喘，良久始甦，瞠目長號，顧趙曰：「公誤我矣。」趙屬婢媪嚴伺之。鍾乘間截約指金吞之，不死；又碎二玉環，吞之亦不死。計窮，泣曰：「不能踐諾，事主人卞地下，天厄之也。然終不可以苟生。」遂翛然有出家念。逾三年，製奩具，嫁孺人所出女，曰：「吾事畢矣。」族子某為止峰後，不以庶母事鍾。鍾度不能相容，一日，集止峰戚友，哭拜靈座前，操剪髻其髮，雲髻委地，簪飾宛然。形既毀，念益決。

太平庵有老尼，鍾素識也，即日詣庵，師事之。為披剃，具戒律，名之曰智參。智參既為尼，所後子畏人言，至庵，強之歸。智參曰：「我非汝家人矣。」峻絕之。長齋奉佛，誦經梵數千言，出囊金新其庵，並置香火產，像設之隆剝者，重塑焉。止峰有惠於鳳人，鳳人思之，為祔主於中丞祠。值春秋祀，智參必具麥飯、楮鏹親奠之。黃虎癡廣文本驥與止峰舊好，客鳳時，聞智參名，造庵訪之。未及遇，留詩於壁。智參感焉，屬趙代謝。趙因述詩所未及事，並出止峰所遺冷金賸，屬為補書，藏之法林，以傳久遠。

初，智參入庵，挾婢以自隨。婢感其義烈，願終身事之，亦披剃為弟子，曰心道。

張蠻子妻為尼

張蠻子，清水人也，以力聞，武斷鄉曲，行於道，人皆望而避之，故呼曰蠻子。邑有富人，建樓當通衢，蠻子醉而與人鬪，數人不能解也。富人有女新寡，見而悅之，以告父母，願嫁焉。其父母不可，女慙不食，乃使人往通辭。蠻子以為侮己也，奪拳欲毆之。力白非誑，則笑曰：「為我報翁，誤矣。天下安有婿我者？翁異日悔之，將無及。」媒以言報命，女曰：「彼為斯言，此其所以豪也，必嫁之。」翁不能止，遂成婚，夫婦甚相決也。女奩資贏千金，奩田亦數百畝，張則貨之鬻之，一歲去其半，女無怨言，翁家皆怪之。三年而赤貧，翁家皆咎女，莫肯助，女亦不恨。一日，女歸寧，聞張殺人於野，握其元，自首於令。死者縣令子也，令大痛憤，方欲嚴訊之，則張已仰藥而來，至案前，實元於案，咆哮大罵，有若狂易，數人不能制。須臾，撲地流血死。

先是，女前夫為諸生，有文名。嘗眷一妓，令子爭之不得，乃佯交歡而陰毒焉。生故坦率，不之疑，夜飲歸，覺有物格胸膈次者，遂成病，年餘浸劇。臨沒，以告其妻。時令方為省中大吏所器重，度不能訟其子，乃囑為陰圖之，勿聲張也。女歸，見父母皆懦無能為，隱不復言，乃委身於張以求逞。張至死不肯言。女殯殮張訖，始作書以顛末告父母，遂削髮於南山尼庵，曰：「孽障懺除未盡，不敢死。」乃劓面毀容，終身不見人。迄九旬，乃死，蓋六旬餘年如一日也。

月桂棄妓為尼

月桂者，樂城妓也。家貧，父母強使為之，而非其志。燕趙妓多奔走逆旅，媚過客，桂獨否。蜀人劉斗山明經曾詣之，欣然迎接，為竟夕談，如文士，如山人，斗山甚異之。一日，有老尼踵其門，施以錢米，俱不受，願一見。既入，無寒暄語，輒大笑，而桂對之痛哭不已。尼曰：「無過悲。若不忘本來，某日吾遲汝於某所。」桂唯唯。屆期，如尼言，至其處，果得一庵，桂入庵拜佛及尼。已而出剪刀自斷其髮，從之往者驚阻不及，勸之歸，不可，乃還告其父母。越日復往，則庵中闕然，桂與尼俱杳矣。

小芬棄伶為尼

潮州普濟庵有尼曰妙姑，色相為南州百八庵之冠。客之訪妙姑者無虛日，至則輒費數金，顧其對客殊落落。一日，某紳作功德於庵，夫人愛其豔慧，餽以玄絹，令時至其家，自是遂相往還。紳涎其美，強夫人女之，妙不可，而已為惡少所偵知，稍稍語曾至普濟庵者。妙聞之，蹙然曰：「生人竟無足與語情字者耶？人生何水與花之不若，而乃必以肌膚之欲為情耶？」遂不復應客。紳疑妙語為己設，迫夫人日過庵。時潮守為湘人某，聆妙名，授意某令，使載之入署，謂果抗違者，將以祕密賣淫罪致之法。令受命往，妙語之曰：「夙慕太守，倘得入署作簽書婢，自當竭力供職。但冀微服一顧，為庵留一佳話，則惟命是聽耳。」令告守，守欣然至，則紳已先在，相顧愕眙。妙命設齋，殷殷勸酌，又以雙玉罈進，曰：「公等盡此罈，俾獻一言。」二人飲既，妙乃起而言曰：「某實雄而飾雌者。」守愕然顧紳，紳囁嚅曰：「果不得已，太尊當亦諒汝。」妙曰：「某亦知其必能也。」言次，自床頭出像二，一錦衣玉帶，冶容修度，年三三四；一僧衣素履，髮半覆額。妙指錦衣者曰：「君記當時翠鳳班有小芬其人者乎？」又指僧衣者曰：「光緒庚子，天子有北狩之難，伶人星散，小芬遂為沙彌矣。」繼又曰：「色欲為人所不免，今為尼者，欲以完吾操耳。不日將歸吳，求得一山塘佳人為拈花侶矣。所以告公等者，俾此事流播人間，將令天下後世人，知無處無色界，無處無情天，亦即無處無法門也。」守與紳愕然而別。翌日，即聞妙以嶽麓朝山去矣。

泰山有姑子

泰山姑子，著稱於同、光間。姑子者，尼也，亦天足，而好自修飾，冶游者爭趨之。頂禮泰山之人，下山時亦必一往，謂之開葷。蓋朝山時皆持齋，至此，則享山珍海錯之奉。客至，主庵之老尼先出，妙齡者以次入侍，酒闌，亦可擇一以下榻。光緒末葉，泰安令某飭役查禁，逐其人，使他徙，封其廬為橫舍。久之，學校亦廢，僅有一老尼蕭然獨處矣。

圓明寺尼有佛種子

圓明寺，女尼修行所也。有尼曰解無者，讀《楞嚴經》，見摩登伽以幻術攝阿難，曰：「彼娼妓者流，日日以皮肉作生涯，視金錢之有無為轉移，不論人格之高下，是謂之淫。否則從一而終，究無減於夫婦之道。」遂與某方丈大和尚相拚識，恆自稱為摩登伽，而以阿難呼和尚。日久，明珠暗孕，竟產一子，人戲稱之曰真佛種子。

江浙之尼

光、宣間，冶游好奇之士，輒嘖嘖稱江、浙尼庵，蓋於山東泰山尼庵之外，別樹一幟者也。

吳江震澤之女僧，妝束與蘇杭異，略如嘉興。雖亦號稱薙度，惟於頂心薙髮一團，而前後有髮覆於四周。其在後者，適與頸齊，自垂髮時至三寸許，莫不如此。衣裙襟，固猶俗家裝束，緣飾甚華，惟襟領非圓而為直耳。至若葷素肴饌，亦有烹飪至精者，頗類吳中之船菜，一席之費，約四五金。以素餐言之。有以豆豉，麵筋幻成魚肉雞鴨形者，惟妙惟肖，味亦絕佳，香積風味，固著稱於世也。

盛澤一鎮以產綢著，介於江、浙之間，風俗淫靡。比邱尼著稱於時，名流宴會，輒假座禪宇，一席之費，恆數金。蓋素饌甚精，其製素燕菜、素魚翅、素海參、素鴿蛋也，輒以嫩雞、火腿熬取清汁，而以形似之物投入其中，浸淫既久，肥腴鮮美，味遠勝於真者。蓋尼庵教育，梵唄而外，烹飪實為專科，固非五侯鯖中所得有此偽品也。

太湖廳所轄之洞庭山，亦屬吳縣。山分東西，皆有尼庵，東山尤夥。庵尼纏足梳髻，不御道服。

崑山風氣淳樸，無聲色之樂，而頗多尼庵。有一種不薙髮而裹足著裙者，亦有薙髮而善自修飾者，大都皆青年妙齡，丰姿楚楚，伊蒲之饌，無不精美。游人亦能設酌其中，但不及亂而已。光緒時，城中某庵之尼卻塵，神清骨秀，風雅宜人，某贈之以詩云：「閒叩禪關訪素娥，醮壇藥院覆松蘿。一庭蒼菊迎人落，滿壁圖書獻佛多。作賦我應慚宋玉，拈花卿合伴維摩。塵心到此都消盡，細味前緣總是魔。」某乃次其韻云：「舊傳奔月數嫦娥，今叩雲房鎖綠蘿。才調玄機應不讓，風懷孫綽覺偏多。誰參半分優婆塞，待悟三乘阿笈摩。何日伊蒲同設饌，清涼世界遣詩魔。」某和之云：「群花榜上笑痕多，梓里雲房此日過。君自憐才留好句，我曾擊節聽高歌。清陰遠託伽山竹，冷豔低牽茅屋蘿。點綴秋光籬下菊，盡將游思付禪魔。」卻塵善書，藏名人字畫甚富，有楊玉環手書金經一部，最珍重。後為匪騙去，遂致憤鬱以死。

無錫惠泉山風景絕佳，山麓多尼庵，庵舍精雅，其門題榜，或有或無，間有以某某山莊數字揭繫於門楹者。庵尼多俗家裝束，無異句欄，舞衫歌扇，且亦纏足，肴饌精美，海陸紛陳，亦略似船菜也。惟至光緒末而盡矣。

杭州女尼，惟城外者率披薙。城中有木庵，屋宇宏深，結構精雅，洞房曲室，有類迷樓。

嘉興女尼，自昔著稱，效摩登伽攝阿難故事者不少。元之慧秀，明之娟娘、惠容，皆以能詩善畫聞。五百年來，流風未沫。鴛鴦湖畔，禪宇頗多，禾俗七夕，煙雨樓游人，挾妓之外，有挈尼而游者。其著稱於城中者，曰觀音堂，曰送子庵。

烏程縣治之南潯鎮，多富室，有九牛、二虎、百二闖狗之諺，喻富人之多也。其致富者，或以買絲，或以業鹺，有擁資逾千萬者。紈袴子弟，所恣為嬉游之地者，尼庵亦其一也。尼庵院宇深邃，陳設華麗。幼尼梳攏，須數千金，費亦鉅矣。名流雅集，飲博皆宜。善治饌，餅餌尤精美適口。若其酬應周至，即上海房老亦不及也。

雪水真人作謬

國初，南昌有雪水真人者，道士也，常弄玄虛惑人。大兵圍南昌日，明新建大學士姜曰廣守城，信雪水言，以為有天兵來助，禁城中飲酒殺生，而日久不出戰。及大兵增壘，攻益急，城中人始察知雪水為某官，偽託黃冠以偵諜軍情者，怒而尸裂之。然是時城已早破，曰廣亦已殉節，雖悔無及矣。

朱冲陽得詹真人法

道士朱太倥，字冲陽，崑山人。嘗主江都之瓊花觀，讀書好古，得詹真人法。筮在辛、諸乾乙樂與之遊，事之如師。問飛昇、黃白之術，即叱曰：「外道也。」

張斗庵得異人授大法

清陽子者，太倉道士張燦，字斗垣，又字斗庵。年甫十六，多病，感呂仙飛鸞顯化，授頤生術，遂霍然。因創太微仙院，徧延羽流。得異人授大法並金丹道，悉心修鍊，指揮風霆，策役神將，遠近奇之。

賀月軒澹泊寧靜

海鹽東嶽廟道士賀炳，字松庵，號月軒。本世家子弟，性超潔，隱於黃冠，能默相天下士，不屑與俗人交。居恆坐一小樓，日讀八大家古文數篇，手摹《黃庭》一二百字，澹泊寧靜，不求人知。客至，則淪茗焚香，以彈琴賦詩為樂。

郭去勝拂袖白雲

郭長彬，字去勝，平湖松塵山房道士也。母夢呂祖授桃，食之而生。年十三，從邑廟許自修為道士。及長，受穹窿施諒生正法，游句曲、龍虎山，得五雷法，歷著奇驗。訪道名山，蹤跡徧天下。至京師，棲白鶴道院，院為邱長春蟬蛻之所。去勝起道場於院中，四日餘日將滿，忽易新衣巾，沐浴焚香，端坐而逝。拜者接踵，豫親王親至瞻禮，為龕以葬之，題曰「拂袖白雲」，張文貞公玉書顏曰「長春接軌」，未幾，其弟子孫楚鶴迎龕南歸，啟之，顏色如生，乃葬之於松塵山房之後。

婁道人為真學道者

婁道人，名近垣，江西人。世宗召入京師，以光明殿居之。有妖人賈某為患，道人為設醮祈禱，崇立除。又於世宗前結幡招鶴，頗有左驗，特封為妙應真人。

道人不喜言煉炁修真之法，謂此皆妄人借以謀生，焉有真仙肯向紅塵中度世耶。恭親王延至邸，叩養生術，道人曰：「王錦衣玉食，即真神仙中人。」時席上有燒豬，道人因笑曰：「今日食燒豬，即絕好養生術，又奚必外求哉！」王深服其言，曰：「婁公為真學道者，始能見及此。」後道人年九旬餘始逝。

李不器狂妄不法

康、雍間，陝西有道士李不器者，狂妄不法。至雍正戊申二月初一日，遂奉世宗嚴詔逮捕，諭云：「據將軍常色禮奏，道士李不器揭報岳鍾琪謀反，甚為荒謬。李不器向因隆科多薦，在內廷行走。仁皇帝廣大包涵，如喇嘛、西洋人及僧道等類，畜養甚多，其中不肖之人，借供奉名色，在外招搖，而李不器尤為狂妄。至仁皇帝賓天，朕以李本籍陝西，發回原籍，交年羹堯拘管。詎年將伊送往終南山內，厚加供養。李不器怙惡不悛，肆為大言，且捏造朕旨，有『只要他在，不要他壞』之語。今春朕問岳鍾琪，鍾琪奏稱李在陝，每年供給，在通省存公銀兩內支給。朕批諭此事當日外結，甚為錯誤。李為有罪之人，留其性命，已屬寬典，烏可厚待。隨令岳鍾琪將伊看守。詎李因此懷恨，造為無根之語，深可痛恨。常色禮容此奉旨拘禁之人，逃入將軍署內，並令乘轎轎門，駭人觀聽。常色禮甚屬無知，著巡撫西琳將李不器嚴加刑訊。」

金丹書受五雷正法

海鹽三元廟道士金鼎，字丹書。工詩善畫，兼精八法，力持戒行。嘗與其邑清風涇之婁真人同游龍虎山上清宮，受五雷正法。

陸濟蒼受五雷正法

自號松間道人之平湖松塵山房道士，為陸微，字濟蒼。少受五雷正法，精符籙，善治鬼魅。邑宰延禱晴雨，無不立應。性好靜，鶴涇晝閒，洞門夜閉，焚香步虛之暇，時撫瑤琴，鼓一曲，聞之者，令人作天際真人想。

張太虛、王定乾為高宗所逐

世宗慈悲覺世，喜召見僧衲。復因久聞外間有爐火修鍊之說，欲觀其術，乃召張太虛、王定乾等數人，使居西苑。及高宗踐阼，始驅逐回籍。

沈雙橋有出塵志

乾隆時，杭州吳山文昌廟有道士沈仁安者，字紉一，號雙橋，石門人。幼而聰明，超然有出塵之想，遂至吳山清秀房，受業於王克新。讀書穎悟，問為韻語，輒工，尤善鼓琴。歲壬午，翠華幸浙，仁安跪迎於嘉禾水次，因倩朱笠亭為之圖，沈文愨公德潛，錢文端公陳群，齊次風侍郎召南，傅玉氏，皆題詩紀之。

王野鶴所居幽潔

王聰，字王笈，號野鶴，結茅於天津三汊河之香林院。所居幽潔，老樹古藤，奇花異石，錯置庭戶。與張帆齋、龍東溟、周月東諸名士相過從，廊廡戶壁，所粘詩箋無隙地。

喬道人言兵家事

乾隆庚戌、辛亥間，有喬道人者，自陝至京師。貌臞，身如鶴立，面微紅，自云數百歲，曾經明末鼎革事。與孫百谷、周忠武交，言皆妄誕，而談兵家事，歷歷如繪。或言其為年羹堯潰卒，曾經青海戰事，故所言了了，然無左證也。漕督李奕疇崇奉之。喬居一小庵，飲啖如常，毫無他異。嘉慶壬戌五月，卒於旅邸。

道士論自度法

粵東有鉅商，喜學仙，招納方士數人，轉相神聖，皆曰沖舉可坐致，所費不資，然亦時時有小驗，故信之益篤。一日，有道士來訪，敝衣破笠，而神意落落，如獨鶴孤松。與之言，微妙玄遠，多出意表。試其法，則驅役鬼神，呼召風雨，如操券也；松鱸台菌，吳橙閩荔，如取攜也；星娥琴竽，玉女歌舞，如僕隸也。握其符，三洲三島可以夢遊。出粟顆之丹，點瓦石為黃金，百鍊不耗，商大駭服。

諸方士自顧不及，亦稽首稱聖師，皆願為弟子，求傳道。道士曰：「然，擇日設壇，當一一授汝。」至期，道士登座，眾拜訖。道士問：「爾輩何求？」曰：「求仙。」問：「何以求諸我？」曰：「如是靈異，非真仙而何？」道士軒渠良久，曰：「此術也，非道也。夫道者，沖漠自然，與元氣為一，烏有如是種種哉！蓋三教之放失久矣，儒之本旨，明體達用而已，文章記誦，非也，談天說性，亦非也。佛之本旨，無生無滅而已，布施供養，非也；機鋒語錄，亦非也。道之本旨，清淨沖虛而已，章咒符籙，非也；鑪火服餌，亦非也。爾所見種種，是皆章咒符籙事，去爐火服餌，尚隔幾塵，況長生乎！然無所徵驗，遽斥其非，爾必謂譽其所能而毀其所不能，徒大言耳。今示以種種能為，而告以種種不可為，爾庶幾知返乎？儒家、釋家大偽日增，門徑各別，可勿與辯也。吾疾夫道家之滋偽，故因汝好道，姑一正之。」因指諸方士曰：「爾之不食，辟穀丸也；爾之前知，桃偶人也；爾之燒丹，房中藥也；爾之點金，縮銀法也；爾之入冥，茉莉根也；爾之召仙，攝靈鬼也；爾之返魂，役狐魅也；爾之搬運，五鬼術也；爾之辟兵，鐵布衫也；爾之飛躍，鹿轆躑也。名曰道流，皆妖人耳。不速解散，雷部且至矣。」振衣欲起。眾牽衣叩額曰：「下士沈迷，已知其罪，幸逢仙駕，是亦前緣，忍不一度脫乎？」道士卻坐，乃顧商曰：「爾曾聞笙歌錦繡之中，有一人揮手飛昇者乎？」顧諸方士曰：「爾曾聞笙歌錦繡財之輩，有一人脫屣羽化者乎？夫修道者，須謝絕萬緣，堅持一念，使此心寂寂如死而後可不死，使此氣絲絲不停而後可長停，然亦非枯坐事也。仙有仙骨，亦有仙緣。骨非藥物所能換，緣亦非情好所能結。必積功累德而後列名於仙籍，仙骨以生。仙骨既成，真靈自爾感通，仙緣乃湊。此在爾輩之自度，仙家安有度人法乎！」因索紙大書六字曰：「內絕世緣，外積陰騭。無怪無奇，是真祕密。」投筆於案，聲如霹靂，則已失所在矣。

高雲谿交通宮禁

京華僧道多交接王公，出入宮掖，以故聲價至高。白雲觀方丈高雲谿，名峒元，名動公卿，勢傾一時。有識其身世者，謂為山左之任城人，幼慕貧，為商店傭，以失金宵遁，入城西呂仙廟為道士。店主追之急，乃東奔至某邑白雲岩，栖止數年，乃入京師白雲觀，未久而為方丈矣。

雲谿嘗交通宮禁，與總管太監李蓮英結異姓兄弟，進神仙之術於孝欽后。孝欽信之，命為總道教司，賣官鬻爵之事，時介紹

之。於是達官貴人之妻妾子女，皆寄名為義女。

謝寶勝嘗為道士

謝寶勝，安徽人。以武生從征關隴，為左文襄公所識拔，積功至偏裨，隸宋慶、馬玉崑部下。光緒甲午中日之役，轉戰遼瀋，屢瀕於危。事平，以撤勇事，致所部譴諫，玉崑譴責之。寶勝謂咎不在己，恚怒，盡焚其衣冠及所得獎札，入某寺，投身為道士，人咸稱之曰謝老道。既而復出督軍，遂至河南，旋任巡防營分統，駐軍嵩、洛、陝、汝間。汴撫林紹年、吳重熹賞其廉勇，先後列保，遂於宣統己酉擢河北鎮總兵。

女冠廣真為朝士所師事母事

都門之三閨，雖在軟紅塵中，饒有水鄉風趣，每值春光明媚，游女如雲。其地有靈官廟，香火稱盛。道光時，住持女冠廣真者，姿首修嫺，幽局梵唄，徒侶綦繁。其居室則繡幙文茵，窮極侈麗。往還多達官貴人，而莊王與貝子容某過從尤密，物議頗滋。往往鉅公宅眷，入廟燒香，輒留飫香積，羅列珍羞，咄嗟而辦。尤奇者，其酒易醉，醉必有夢。廟中器具，率為貝子所捨，相傳有榻名幻仙，機括靈捷殆出鬼工，則醉者憩焉，事祕，弗可得而詳也。廣真又交通聲氣，賄結權要，朝士熱中干進者，日奔走其門，冀繫援致通顯，或師事母事之，勿恤也。

御史馮某久困烏臺，亦竭蹶措資，屬廣真為之道地。某日通謁，適廣真以事它出，二徒留馮飯，意殊慙慙。酒數行，其一忽愀然言曰：「以君清豔令名，而顧為是齷齪行，詎倚吾師為泰山耶？幸不可長，恐冰山弗若耳。」馮愕眙，亟請其說，曰：「君為言官，寧不能撻奸發伏，以直聲邀主知，致卿相耶？」遂舉廣真奸伏及賄賂各節，均有記錄，悉以付之，且曰：「止此已足，君幸好自為之，毋瞻顧。幸得當，毋相忘。」馮果幡然變計，即促駕歸，炳燭屬稿，待旦封奏。事聞，宣宗震怒，有旨派九門提督、順天府尹拏問廣真，情實，立正典刑。王褫爵，貝子圈禁高牆。馮以直言敢諫，不避親貴，得晉秩，躋九列，亟輾轉為此二徒者營脫，置少房焉。